

3600

蕉風

贈

閱

430

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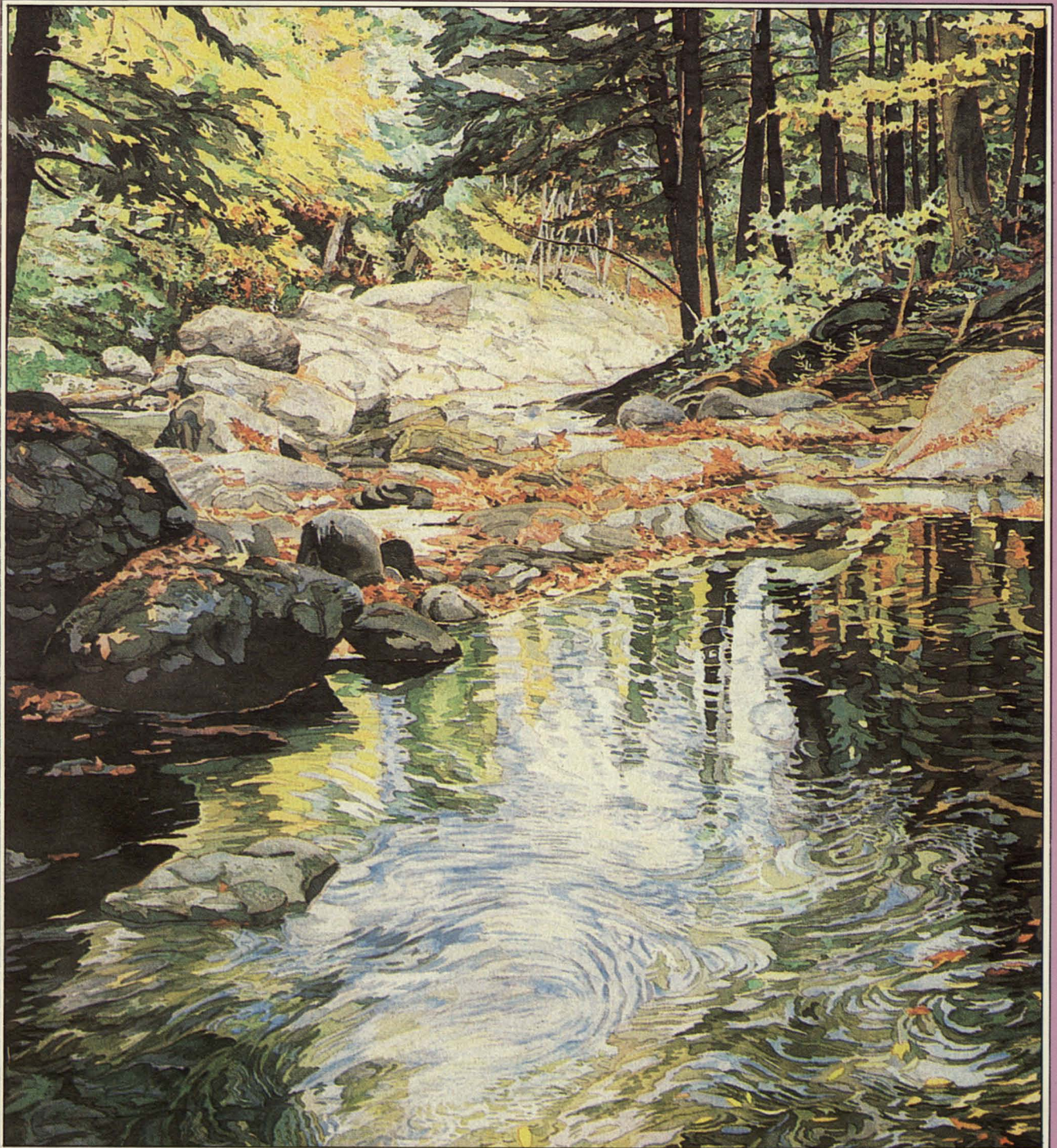
BULANAN CHAO FOON

*ISSN 0126/6608

*PP35/12/88

*M.C.I.(P) 250/12/88

*M\$1.50



八九年九月號

SEPTEMBER 1989

· 期首詩



琉璃時光

*李宗舜

歲月悠悠
 時針秒針
 一長一短
 劃過夜空
 地球另一端
 長夜漫漫
 無關痛癢
 誰在野外
 不斷虛擲
 空杯的時光
 人海茫茫
 相識與否
 河水流過
 美目相投
 永遠不
 相忘
 流水潺潺
 倒影你我
 你在遠航
 我在靠岸
 逆流的方向
 涼風瑟瑟
 拂過帳房
 雨傘的家
 你前我後
 補漏和結網



蕉風

430 目錄

編輯顧問：

姚拓、白堯、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許友彬

編輯：伍梅彩

發行：邱明瑩

編輯部：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出版、印刷：

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經銷處：

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書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聯書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17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 | | |
|-----|----------------------|
| 編者 | 好文章（編輯桌上）• 02 |
| 方昂 | 吳岸的「寂寞」（詩歌賞析）• 03 |
| 繼程 | 寒山子其人與其詩（古典文學）• 04 |
| 爾然 | 無記（清涼集）• 09 |
| 蘇旗華 | 和字紙聊天（書話）• 10 |
| 黃潤岳 | 宗教的情操（亂彈集）• 16 |
| 雨川 | 晚來風急（小說）• 17 |
| 葉蕾 | 再賣一套（小說）• 25 |
| 曾希邦 | 夕照（小說）• 26 |
| 朶拉 | 一定不會錯（小品文）• 34 |
| 黃錦樹 | 樹（小說）• 35 |
| 謝雲雨 | 陳雪風的《無葉的果實》（書訊）• 39 |
| 唐多加 | 走味（小說）• 40 |
| 夏紹華 | 雲想（散文）• 42 |
| 阿碧 | 我班的班長（新葉篇）• 46 |
| 穿風 | 家（新葉篇）• 47 |
| 周清嘯 | 他在燈下苦讀／帶你去……（詩）• 49 |
| 張光達 | 那個老人（詩）• 50 |
| 黃錦樹 | 六月十日在台北／回鄉偶書（詩）• 51 |
| 張國治 | 血，已經看不到——贈溫瑞安（詩）• 52 |
| 郝毅民 | 古典的經驗（詩）• 53 |
| 王志堃 | 自你走後（詩）• 54 |
| 阿細 | 痛（散文）• 55 |

吳岸的「寂寞」

*方昂

洶湧的海最宜放舟，激情的琴手最宜揮弦，門上的輕扣最宜見故人，可是無舟，無弦，無人。讀吳岸的「寂寞」，一連三次，心潮翻上峯頂，一連三次墜跌深淵；無舟也罷，無舟無弦何以堪，無舟無弦復無人實忍無可忍。期望的極致，隨以失望的徹底，寂寞——不能放舟搏海的寂寞，不能引吭高歌的寂寞，不能把晤言歡的寂寞，人生的寂寞，何甚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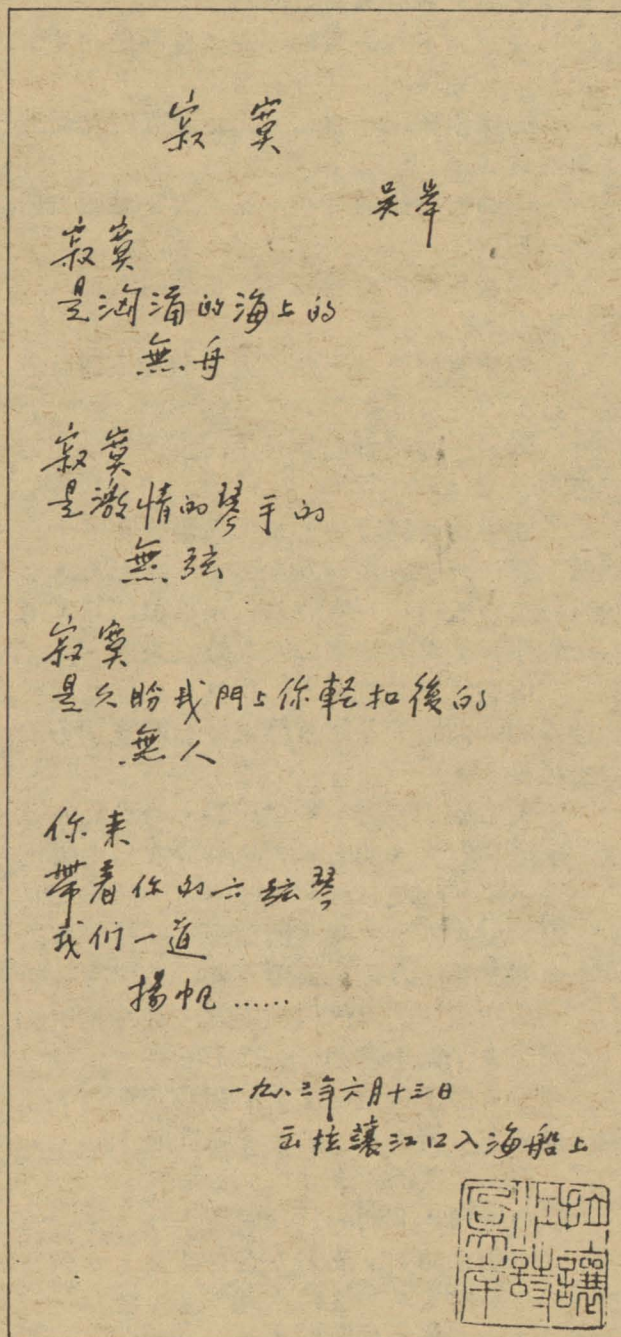
作為詩人的吳岸並不寂寞。他譽享詩壇，隱隱為寫實派代表人物；他人緣極佳，五湖四海都有知交。寂寞，何曾騷擾了他？

可是，每一個真正的藝術探索者都是寂寞的。藝術的心靈本來就只有在寂寞中生長成熟。在藝術的創造力未找到馳騁的疆場，在藝術的激情未尋獲表現的方式，在藝術的千里馬未碰到伯樂；詩人，必然是寂寞的。

然後，人來，琴來，舟來（注意：人來、琴來、舟來相對無舟、無琴、無人的逆序），一切機緣輻輳而至；天時、地利、人和。在靈光閃現的剎那，繆思的女神翩然而降：

你來
帶着你的六弦琴
我們一道
揚帆……

詩人曾贈我以此詩手稿，黑色的墨水字錯落娟白的紙上，詩人的字體瀟灑而不失穩重，所謂字如其詩，詩如其人耶？我喜歡詩末那方紅色印章的典雅——「拉讓江詩人吳岸」七字，卻又頗有疏放的味道；我也喜歡成稿日期後的小註：「出拉讓江口入海船上」，我愛這麼想：詩人合該在舟行大海時一揮而就，而讀者吟誦時也合該有舟行大海的快意！



好文章

有人問：《蕉風》要怎麼樣的文章？

《蕉風》要的是好文章。

那人再問：怎麼樣的文章才算好文章？

這個問題該怎麼答覆呢？這個問題就像「怎麼樣的畫才算好畫」或者「怎麼樣的音樂才算好音樂」一樣。達文西的畫是好畫，畢加索的畫是好畫，齊白石的畫也是好畫，可是這三個人的畫卻相差十萬八千里。史特勞斯的音樂是好音樂，劉天華的音樂也是好音樂，兩種音樂又怎能相比？藝術沒有一個模式，好文章沒有一定的標準。

假如好文章有一定的標準，這個準繩就會把文章縛死，成了死結，不能突破。好文章其實就要超越這個準繩，要解開這個死結。這就是創作，而創作不是拼拼湊湊，不是已經有一個模式可以套上去的。

沒有一定的標準，不見得就可以胡謔亂騙。有文學修養的人，自然看得出文章的好壞。好文章會令人拍案叫絕，胸懷釋然。只有看到了好文章之後才頓然大悟甚麼叫做好文章，而非先知道甚麼叫做好文章才去尋索比較。

好文章好在哪裏，是說得出的，這是文藝批評者的工作。文藝批評者不能夠先說出文章應該好在哪裏，才看看文章好不好。拿傳統小說的人物、情節、結構等理論，來評定後現代小說，就是一種謬誤。批評家並不易為，得收集最新資料，不可人云亦云，不可抱殘守缺。本地缺乏嚴肅批評家，《蕉風》也不敢期望每位寫評述文字的人都是批評家。《蕉風》只希望有文學修養的人，談談他對某篇文章的看法，說說文章的好壞，即使不是金玉良言，也給文壇添一分溫暖，增一分熱鬧。

*編者

寒山子其人與其詩

1

寒山子一生充滿傳奇。在佛教中，他是被視為文殊菩薩的化身，他的詩充滿了禪的意境及智慧。在文學史中，他是唐代的詩人，他的詩明白如話，可說是白話詩，在白話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在《大正藏史傳部》中，有關他的生平史料，較完整的，共有五處：

(一)佛祖統紀卷卅九，大正藏第四九冊三六四頁；

(二)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大正藏四九冊六一四頁；

(三)釋氏稽古略卷三，大正藏四九冊八一五頁；

(四)宋高僧傳卷十九，大正藏五十冊八三一頁；

(五)景德傳燈錄卷廿七，大正藏五一冊四三三頁。

在《全唐詩》中，寒山詩是收在第十二函（頁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共有五、七言詩三百三首，三字詩六首及拾遺二首。有一短序，簡單介紹寒山及其詩之來處。

這些史料其實是大同小異，相信是展轉抄錄的。茲將「景德傳燈錄」有關寒山子的史料錄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明二岩。以其於寒岩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謾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趣。

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台，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

曰：「我不去！」

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

寒山卻問：「汝去五台作甚麼？」

豐干曰：「我去禮文殊。」

曰：「汝不是我同流！」

既豐干滅後，閻丘公入山訪之。見寒（山）拾（得）二人圍鐘語笑，閻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吒。

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邪！」

寒山後執閻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

自此寒拾二人相携出松門，更不復入寺。

閻丘又至寒岩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我！」便縮身入岩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之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

閻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佈人間。

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按此本今不見傳）。

在此傳記之前，是豐干禪師的資料，後則是有關拾得的，此三人傳皆是佛菩薩化身現於人間者，豐干為彌陀，寒山為文殊，拾得為普賢。在豐干禪師的史料中，有一段：

初閻丘公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豐干禪）師造之曰：「貧道今天台來，謁使君。」

閻丘且告之病，師乃索取淨器，咒水噴之，斯疾玄差。閻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

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滌器者，寒山拾得是也！」

此即說明寒山拾得為二菩薩，而閻丘特地造訪之因緣。

至於豐干被現為彌陀，亦有其據，「佛祖統紀」有關寒山子的資料中，在閻丘去謁見寒山拾得時：

見二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

這些資料使寒山（包括豐干、拾得）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不過卻富有浪漫、美麗而又充滿豐富想像的意味。

除此，在禪宗史籍中，寒山更曾出現達三十次左右，但多為公案參究引用的。

2

由於有關資料是如上述，故學者們難以理出一個清晰的面目，其生卒或活動年代，亦有多種說法，茲將手上現有的說法寫下：

(一)歷史舊說：據宋以後之《拾得錄》云：「豐干禪師、寒山、拾得者，在唐太宗貞觀年中，相次垂跡於國清寺……」

陳慧劍居士根據此及康熙六十一年版的《台州府志》中有關閻丘胤（作「蔭」）其人的資料而認為寒山時代應在公元五八〇至六八〇年之間。

(二)趙滋蕃先生之《寒山子其人其詩》一文指出寒山時代大抵由貞觀中，到開元、天寶間，約在公元六四二至七四二年之間。

(三)胡適之先生之《白話文學史》則認為寒山時代應在公元七〇〇至七八〇年之間。此為近代中國學者研究寒山時代最早之一說。

(四)陳慧劍居士之《寒山子研究》在找到較新的資料後，放棄前說，並提出新說：「寒山時代應在公元七〇〇至八二〇年……如果我們濃縮一下，從公元七一〇年（睿宗景云初）至八一五年（元和中），計一百〇五歲。我相信，這是最近的定論。」

（以上資料全部取自《寒山子研究》一書。）

陳慧劍居士的《寒山子研究》是目前台灣研究寒山子最充實而珍貴的鉅構。在此書中特題一章「寒山子本事」，是作者

「整理寒山子詩集，分類比較，重新編組，選出本事詩八十九首，及黃老詩十三首。……根據文學與生活關係，生活與心理連鎖，透過文字反應作者的思想、情感、苦悶、願望。」

並由這些本事詩中概略推考寒山子的一生行程。作者因此將寒山子本事分為六段：書判

、流落、鄉愁、隱居、道情、寒岩。嘗試還寒山子的原貌：一個在考場上受盡折磨而又始終不及弟的凡夫，因悟人情澆薄，勘破世情而離別親友，拋妻別子，孤獨流浪，然後歸隱到天台學道，再入佛而成爲「寒山子」。

作者認爲此推考「雖然略嫌粗疏，除此則別無更好的方法。」

誠然，如果我們是以「人」的眼光來看待寒山子，以詩人身份去認識他，就應從他本身的詩作中去了解。抹去他較神秘的一面，但從他「高遠空靈」（劉大傑評）的詩中，我們依然看到一個有血有淚，與我們接近，卻又沌淨靈明而可愛的詩人。

3

在《寒山子研究》中附錄了作者對「寒山詩重組並註」的珍貴資料。作者除收錄了《全唐詩》中三百一十一首寒山詩外，又從宋釋志南《三隱記》中補入一首七言詩；從《拾得詩》十二首中，選其中一首；再加上延沼禪師在「風六話錄」曾收爲「上堂法話」的一首，合共三百十四首。

陳居士將這些詩分爲四輯：

第一輯是「自敘詩」，分「本事前期」（廿四首）、「本事後期」（六十五首）共八十九首。

第二輯是「黃老詩」，只有十三首。

第三輯是「學佛詩」，分爲「表悟境」（十一首）、「表體理」（五十首）及「表諷勸」（九十五首），共一百五十六首。

第四輯是「雜詩」，共五十六首。

在這些詩中，「自敘詩」的前期是爲寒山內心對往事追訴，後期則爲歸隱寒岩之後，山居逸品。「黃老詩」是學道時的思想之表達，也即是寒山道家思想的詩作。「學佛詩」應該是寒山詩中最重要的部份，佔全詩的一半，而寒山子給人的印象，即以此類詩的思想最爲突出。「表悟境」的是表達他對

佛、禪的悟境，「表體理」則是闡述佛理及佛境，「表諷勸」是對世人勸導，有勸世詩之形態，但不盡是說教的，也有佳作。「雜詩」則爲除了上述三輯不收，形式不一的詩。

作者除了作了上述分類，並選出一百三十首稱爲「純詩」，即以純文學觀點看待的詩，與其他如一般佛偈或法語的，含有較重說教味的略爲不同。

著者本身對寒山詩並無深入研究，故未能提出任何個人的看法，但從中選出一些個人較喜愛的，抄錄下來，供大家欣賞。寒山詩的持色，據陳居士說：

「他使用曲折的手法，以活潑的口語，間用生動的方言，淺近的白話，表達一種幽美的大自然情境，襯出一種高深的人生哲理；把生活溶化在哲理之中，他的哲學即他的生活……以天地爲他的廬舍，以日月星辰爲照明，松泉山果爲有限生命所寄，花香鳥語清風明月爲伴侶，宇宙的生命即是他的生命……」

因此，他的詩如果只從字面上去了解，並不難懂，不過如要深入其境界，尤其是表達其悟境及佛法的，則需要對佛教的一些術語名相有基本認識，對佛家哲學有基本了解，才易於掌握其中心思想。

這裏只將其詩抄錄下來，讀者細細品嘗。

（一）

白鶴銜苦桃，千里作一息；
欲往蓬萊山，將此充糧食；
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
卻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

（二）

尋思少年日，遊獵向平陵，
國使職非願，神仙未足稱；
聯翩騎白馬，喝兔放蒼鷹，
不覺大流落，皤皤誰見矜！

（三）

一自遯寒山，養命餐山果，
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
日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
任你天地移，我暢岩中坐！

（四）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
白日遊青山，夜歸岩下睡；
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
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五）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
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此時迷經處，形問影何從？

（六）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
昨日訪親友，太半入黃泉；
漸減如殘燭，長流似逝川，
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

（七）

人間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
似我何由屈，與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八）

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書，
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編。

（九）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
微風吹幽松，近聽聲逾好；
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
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

（十）

出生三十年，當（常？）遊千萬里；
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
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十一）

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十二）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
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雲掃；
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石善導；
子細看，何相好！

（十三）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十四）

閑自訪高僧，烟山萬萬層，
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十五）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十六）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
莫知真意度，喚作閑言語。

（十七）

閑遊華頂上，日朗晝光輝，
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十八）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
手把兔角弓，擬射無明鬼。

(十九)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
時逢杜源客，每接話禪賓；
談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
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

(廿)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
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
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
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

(廿一)
岩前獨靜坐，圓月當天耀；
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
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
因指見其月，月是心樞要。

(廿二)
千年石山古人蹤，萬丈岩前一點空，
明月照時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

(廿三)
衆星羅列夜明深，岩點孤燈月未沈，
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

(廿四)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
自身病始可，又爲子孫愁，
下視千根下，上看桑樹頭，
秤鎚落東海，到底始知休！

(廿五)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
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
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
爭意氣，我與汝，玄碑記！

(廿六)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
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

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
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

(廿七)
猪吃死人肉，人喫死猪腸，
猪不嫌人臭，人返道猪香；
猪死拋水內，人死掘土藏，
彼此莫相噉，蓮花生沸湯。

(廿八)
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
水結即成冰，冰消返成水；
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
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

(廿九)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
何以好識字，識字勝他人；
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
黃連搗蒜醬，忘記是苦辛！

(卅)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
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
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
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上面寒山詩卅首，只是全部的十分之一，但已包括了各個分類。詩意雖然淺白如話，但含有深義。當細細品味、賞析，從淺白的詩意中，透過文字的表達，去體會其人生哲理，即受用不淺矣！

參考書目

- (一)陳慧劍：《寒山子研究》，華新出版公司。
(二)《全唐詩》：「寒山詩」，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大正藏史傳部》：第四九、五十、五一冊。

清涼集 之八

無記

*爾然

世界及我常？世界及我無常？世界及我亦有常亦無常？世界及我亦非有常亦非無常？

世界及我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亦非有邊亦無邊？

死後有神去後世？無神去後世？亦有神去亦無神去？死後亦非有神去亦非無神去後世？

是身是神？身異神異？多少哲學家、宗教家、科學家，乃至一般對生命，對宇宙產生興趣，想要探索其真相者，不斷地在追索的問題。

這裏共有十四個問題，其實就只是人類思考能力所能達到的四種方式：正、反、亦正亦反，非正非反。這四種思維方式，反覆地可以應用在許多方面的問題，而人類所謂的思考能力，就限於此了。而當我們在不斷地追索這些問題時，我們最終會發現到，不論是以肯定（正）、否定（反）、亦肯定亦否定（亦正亦反）或非肯定非否定（非正非反）的方式，都只能在兜圈子，無法從中超脫。

雖然佛教發展成爲龐大的哲學體系後，也有不少的

學者針對這些問題去追索，但以佛教的根本立場，也即是佛陀處理這些問題的態度，是稱爲「捨置記答」的，即是對此問題不作任何的答覆，或以默然的態度應對。因此這十四種問題被稱爲十四不可記，或十四無記。

佛在世時，許許多多其他教派的宗教師都喜歡玩弄這些哲學上形上學的問題，故也形成了一種玄淡玄思的風氣，但事實求是，重視現實生活，從生活中體會真理，並依如實現去行中道行的佛陀，卻對此問題擱之一旁，使一些哲學學者以爲佛陀並不是哲學家，因其教理並不解答此形上玄學。是的，佛陀不需成爲一個哲學家。佛陀是覺悟宇宙人生真理，並解脫自在，而人格完美的人，他的責任並不在玩弄哲學的形上玄學，而是直接的教導人們如何從生活中去體悟真理，從生死流轉中解脫出來，因此佛陀的教導，應該是解脫論，是覺悟的正道。佛經中記載有一個鬻童子因思惟這些問題不得解答，要求佛回答他，否則他便將捨佛而去。佛陀直接的給他講了一個譬喻：

有一個人被別人用毒箭射中了，當親戚找來醫生要爲他拔出毒箭，並給予治療時，他阻止醫生這樣做，因爲他堅決要知道：

是誰射他的？這個人長相如何？是那一個階段的人？來自那一個方向？

他用的方是甚麼制成的？是黑色還是白色？方法是筋還是絲制成的？

他用的箭是木的還是竹的？箭羽是那一種羽毛制成的？箭鏃是鏃是矛？制箭師是誰？長相如何？用的毒是甚麼毒……

當醫生及親人還來不及查清楚，告訴他，他已毒發身亡了！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年，如果去追求這些無法以人類思考而可得的答案，那不是在浪擲光陰嗎？

於是鬻童子明白到自己錯誤的態度，佛陀便再告訴他這些問題並不能幫助人類的根本問題，於是再爲他說四聖諦法門，使他明白這才是趣向智慧、覺悟與涅槃的方法。在不可說與可說，不需要說與需要說之間，必須有正確的抉擇。

童子聞佛開導後，歡喜奉行。

而這些問題，千萬年來，仍然在人類的腦中盤旋。我們到底是無休止去追索，或者落實下來，從生活中去觀察，去體會、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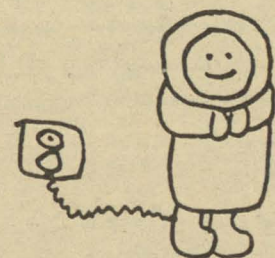
和字紙聊天

*蘇旗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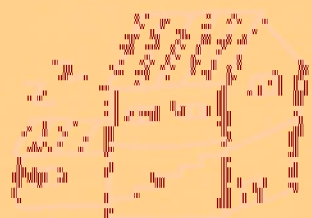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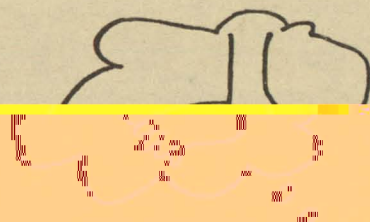
《我城》是我讀得最快樂的一本書。讀《我城》之前，西西的小說，我只讀了四個：「玻璃鞋」、「鬍子有臉」、「玩具」和「烏島」。我選擇了「玻璃鞋」和「鬍子有臉」，是因為我喜愛童話的緣故。我不知道我為甚麼會去讀「烏島」，我想：可能是因為我也喜歡鳥吧。年紀極小的時候，我最喜歡麻雀了，小小的麻雀，引述阿果的一句話：灰麻泥巴嘴臉。我想：我其實不該在火車上讀「烏島」，我讀得頭昏腦脹，放下書本，我只記得一隻毛腿沙鷄和一個喇嘛：毛腿沙鷄在燒燙的鐵板上行走；喇嘛從結了冰的湖上走過，到市鎮去買些青稞、鹽巴和茶葉。後來，我又讀了一點「堊牆」。「堊牆」裏的小紅，教我想起小紅風帽。我讀了兩個章節，那隻可以隨意穿越堊牆的鮮黃色大蝴蝶，一直沿着四周的牆飛舞，飛呀飛呀，蝴蝶使我迷失了。

書話

《我城》由允晨出版，那些像題目的字不見了，鑲嵌字間的圖畫，有一些保留了下來，有一些則重新畫過。保留下來的，我喜歡這麼一幅畫：



在剪報本裏，這幅圖畫的下面有八個字：工業文明的冰凍感，我看了就想到了牙齒。我一直喜愛《我城》裏一些古古怪怪的情節，例如那個叫做大腳的人，因為大腳是在超級超級市場內誕生的，所以超級超級市場給了大腳一本一百年通用的換物券；例如那個用劍把整個城市的包裹一個個割開的人，西西這麼寫：你可以把塑膠布揚開，自己走進去，讓布把你裹着，那麼，你就像其他的物體一般，成為



我讀了《我城》之後，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西西的小說，我一直都很喜歡。她寫得很有趣，也很有創意。我讀了《我城》之後，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西西的小說，我一直都很喜歡。她寫得很有趣，也很有創意。我讀了《我城》之後，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西西的小說，我一直都很喜歡。她寫得很有趣，也很有創意。

我讀了《我城》之後，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西西的小說，我一直都很喜歡。她寫得很有趣，也很有創意。我讀了《我城》之後，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西西的小說，我一直都很喜歡。她寫得很有趣，也很有創意。

問題，問：蝴蝶是甚麼變的呀，所有的人都答：莊周。而西西卻答：毛蟲。

我一直喜愛西西作品中的人物，這些人物，大多數都是玫瑰紅和粉紅色的，例如「獎品」中那兩個快樂的對手，例如鬍子有臉和白雪公主般和藹的女孩子，例如「母魚」裏那個勇敢地承擔起父親的責任的十九歲男孩。不知是甚麼人說的：西西的小說令讀者感到，即使在人際關係日漸冷淡的商業化社會中，溫暖的人情並沒有完全滅絕。我也喜歡「這是畢羅索」裏的 ■ ■ 足球藝術家，薛高和普拉提尼，還有那些聚集在機場正門歡迎敗北的國家隊的喧鬧球迷，像這般顏色亮麗的人物，在我城裏，到處可以見到，阿果、阿髮、阿北、阿游、悠悠和麥快樂，他們都是可愛的人物。像下面這些對白，我讀了也很開心：

——吵着你了吧

作着牌戲的人說，即把音量控制鈕旋低了些。

——是我把你們悶倒了

悠悠說。

搬了家，阿果說：「搬家可以減肥，我減了兩磅，我的家減了一千五百磅。」考過了會考，阿果想找點有趣的事情做，於是，他說：

我是阿果

我想當技術人員

訓練我好了

用墨水筆填寫表格的時候，阿果說：「我最喜歡的是表格上的丁部，因為它指着自已說：此欄不用填。」有一次，有一個人發了一個問題：

5 個蘋果可以換 3 個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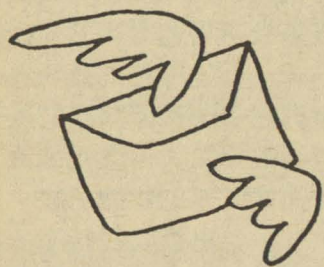
1 個梨可以換 2 個橙

2 個橙可以換 5 個芒果

6 個梨可以換多少個蘋果

有一個聲音就說了，不知道是紅的蘋果呢還是綠的蘋果。我記得「鬍子有臉」也出現過類此的問題：綠綿羊三頭、藍綿羊六頭、紫綿羊一頭，一共該是多少頭綿羊，像這樣的問題，西西的看法是：根本就不是你答十頭綿羊，而是要你思考，該把綿羊群聚在一起呢，還是把牠們分開一下。西西說過：

《我城》不是要令人感動的小說。我一直不喜歡那些設計令讀者「感動」、「認同」的小說，而



是希望引起思考。想想我們的環境，想想人與人的問題。

想想人與人的問題：「這是畢羅索」、「象是笨蛋」、「母魚」、「雪髮」、「獎品」，我一直喜歡這些小說裏面思考和處理人與人的問題的新手法。在「這是畢羅索」裏，在一場重要的賽事中，巴西的神射手拉圖爾薛高，竟射失了十二碼。對法國國家隊的普拉提尼，他用手輕拍薛高的頭，安慰他，我因此對他興起肅然的敬佩。巴西國家隊敗北歸來，抵達首都機場，足協的職員引領他們從側門離開，避過聚集在機場門口的喧鬧球迷，足協怕他們會遭受球迷的揶揄、喝倒采。其實，球迷是來歡迎國家隊的，他們說：薛高，我們不會根據一個十二碼來判斷你，你仍然是最好的。在「肥土鎮灰蘭記」裏，包公擺下一個苦肉計，叫兩個婦人各拉孩子一隻手，誰拉贏，誰就可得到孩子。類此糾纏複雜的案情，「賢愚經」裏已有記載，假母親說拉殺了就算，因為孩子本來不是她的，卻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像這樣子斷案，小孩說：連我也知道，她比你還要詳細。「她」正是小孩歹心壞腸的大娘，「你」正是那個水晶塔兒葫蘆提胡塗透頂的包青天。然而，小小的孩子，卻參不透包黑子的鬼計：

——著她兩個婦人，拽這孩兒出灰蘭外來。若是她親養的孩兒，便拽得出來，不是她親養的孩兒，便拽不出來。

小孩的大娘是知道的，她一伸手就會輸，於是便假裝微哂，結果仍上了包黑子的當。在「母魚」裏，年方十七歲的伊，在一次輕率的行為之後，懷疑自己懷孕了，努力把迅速膨脹起來的肚腹藏匿，甚至要把孩子毀滅；可能成為父親的十九歲男孩，並沒有像大多數類此的故事中的人物那樣躲開，他說：我們結婚吧。我最喜歡「母魚」的末結，從伊的頭腦裏頭生下來的小嬰孩，終於開口說話了：

作者頭生人物，都悉心把他們細心撫育長大，把他們塑造得栩栩如生，榮耀地把他們帶到眾人面前，大多數的母親也都如此；而你，卻想盡辦法把我藏匿，努力隱瞞，甚至要把我毀滅，因為我代表陰暗與恥辱。這是你的悲哀，是女性這性別的悲哀。為甚麼還要繼續接受如此卑屈的人生呢？從無到有，應該是發現、是創造，是繁育。誕生本來是莫

大的喜大的喜悅，何必演變成悲劇。
雖然他只是伊的頭生，是伊的幻想，小小的孩子，仍對他的母親這麼說：「在你的腦海裏，我是永恆的浪花。我希望你健康快樂，成長得更堅強。母親，愛是不必蒙羞的。我愛你，我也愛我的父親，他是珍貴的雄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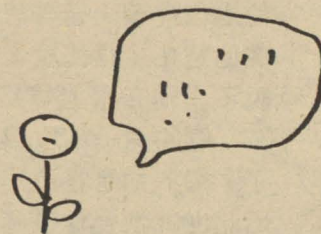
想想我們的環境：《我城》在香港《快報》上連載的時候，儘管依照大綱，西西實則■是一路發展，一路思考，隨時加添材料。每天，四周都發生不少的事情，阿果的看法是：許多事情，我們不能夠把握、改變，於是，只好用一種比較樂觀的態度去看，去思考。譬如兩個婦人爭一個孩子，我讀過葉形的「關於《手卷》的幾段筆記」，他說：肥土鎮也許就是我們的城市，兩個母親，一個孩子（受害人），也許讓我們聯想香港前途問題。後來，■也斯在一個青年談話會上■■■■談論香港對於中國學運的反應時提到：香港就像一個孩子，父母親爭吵起來■■■，卻不願意聆聽一個孩子的意願。我想起「肥土鎮灰闌記」裏記着這麼一句話：為甚麼我沒有選擇的權利，一直要由人擺佈？誰是我的親娘，我願意跟誰，我有話要說。也許，你聯念到「瑪麗個案」，西西說：

我們老說二十世紀是法治的時代，是該尊重人的意願的時代，可是，我們也許就不當小孩是有意願的人吧。萬一他們有，又怎麼辦？我的看法是：兩個國家，一個受害人。

又譬如《我城》裏那個關於包裹的故事，你也許想起尼斯派雕塑者克里斯圖包紮起一道蜿蜒的海岸，也許，你想起了城市污染的問題，在城市天空中飄浮的，不是白雲，而是化學的天使。

《我城》裏記着有一個人，住在一層大廈頂樓上。這層樓的內容由四幅牆裹着，到處都是紙張，和一把把的尺，堆得比人還要高。這個人，他每天的工作是：睡覺和看紙。紙上有字，有些字合在一起成爲詩，有些是散文，有些是小說。

每一次他看完了一堆字紙，就把尺拿出來量了。每把尺都高興發表尺的意見。譬如這一次，有一把尺說：字紙裏面說許多人長了翅膀飛到月亮上去了，這是超現實主義。另一把尺說，顯然是太空船在空中飛來飛去，這是科學幻想小說。有一把尺則說，



把一件衣服剪了個洞，分明是達達主義。又有一把尺說，把身分證用塑膠封起來，可不就是新寫實主義了麼。另外的一些尺繼續發表它們的觀感：講許多螞蟻蜜蜂的是自然主義，在海灘上種花是存在主義，如果張開嘴巴說話，看見語言是七彩繽紛的，有花朵的形狀，就是魔幻寫實了，等等。尺們量了半天，量出來的竟是一大堆的主義，看紙的人就把尺們扔到牆角去了。

← 由得那堆尺去吱喳吧，還是和字紙聊天的好，於是，坐到一堆字紙上，隨便拿起一頁字紙來看。屁股下面的這一堆字紙，裏面有這些人：一個喜歡唱烘麵包味道真好的阿果、一個和一隻鬧鐘生活在一起的阿髮、一個畫了一隻有四隻足趾的河馬的悠悠、一個知道甚麼地方有菠蘿的阿傻、一個滿屋子掛滿辣椒的麥快樂和一個會做很好的門的阿北。

← 那麼，就一面看紙一面和字紙聊天吧：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胡說

字紙答。

——你好嗎

——我很好

叫做胡說的字紙說道。

——請你不要拿那些尺來量我

——請你不要拿那些尺來量我

胡說說。

← 阿果的意思是，最好不要拿那些尺來量《我城》。《我城》在香港《快報》上連載時，阿果在街上碰見一把尺，說道：壓根兒不知道你在寫甚麼，阿果聽了很高興。後來又聽說另一把尺，認爲阿果散步的拍子離了譜，阿果聽了更高興。福克納說：有些評論者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四處跑的美國大兵，只是「到此一遊」。對於這些評論者，我只想引述夏宇這個南瓜的一句話：關於希臘，希臘很無聊，到處都是觀光客。如果根據阿果的看法，他們只不過是一堆懶惰的尺罷了。

← 《我城》由允晨出版，何福仁寫了一篇精采的評論，他可不是一把懶惰的尺，只要讀讀這篇「《我城》的一種讀法」就知道。我呢，我其實並不懂得甚麼評論，高興起來，就和字紙聊聊天吧。朋友選擇了《我城》，我就對他們說：祝你健康快樂。

宗教的情操

*黃潤岳



兩川有篇小說，題為「追尋」（見去年十一月份《蕉風》）。一位作家要突破；要達到更高境界；生命苦短，藝術永存；按照他的計劃，辭去高薪職位，搬回菓園小屋。他是承受過很嚴酷的心靈煎熬的。結果呢，大家說他：「你瘋了！」因為許多人對他的行徑越發感到迷惘了。小說的結尾是：但憑他個人的努力，他能尋找到他所要尋求的東西嗎？

今年一月出版的《文橋

雙月刊》，有一篇文采的專訪，題目是「我愛野新鄉鎮」。羅亞紹傳道是馬六甲野新人，曾獲土木工程學位，繼在某石油公司工作。最後任一跨國公司大馬分公司董事經理。一九八五年進入神學院，得神學碩士位。一九八七年十月，回到野新作傳道人。因為五十年來，野新福音堂沒有傳道人，教會長滿野草。他們夫婦就從頭做起。一年多之後，教會粉刷新，教會信徒增至六十人。

當他要辭退工作時，公司允許他一邊傳福音，一邊工作。每月薪金照拿，只要不辭職就行。他仍然辭職了。

兩川小說中的主人翁，可以說是有一種宗教的情操。為了達成自己的理想，寧願犧牲既得的屬世的名利。這種為人所不能（和不願）為的精神，是多麼偉大，多麼珍貴！可是在他人的心目中，甚至於在自己的太太的心目中，卻成了一個瘋子。他的兒子「始終反對爸爸瘋了的說法。在菓園小屋，看他挑燈夜讀、苦苦思索，好像他是在追尋甚麼？但我也說不出他究竟追尋甚麼」？

他的兒子不以爲他是瘋了，卻不知他在追尋甚麼？因此也就懷疑他憑個人的努力，能否達到他的願望。

羅亞紹傳道辭職，我相信沒有人說他瘋了。也許有很多人爲他惋惜，何必辭職呢？一面工作，一面傳道，兩面兼顧，又領高薪。豈不更好？

但是，這是人的想法。羅傳道這種毅然決然的精神，倒不是基於宗教的情操，而是回應神的呼召。

羅傳道追尋的是甚麼？他只是要使神的福音遍傳。他也不是憑他個人的力量，他有太太相助。更重要的是他們有神與他們同工。

宗教不是一種情操，而是捨己、委身的奉獻，爲了神的榮耀，也是爲了榮耀神。

*雨川

晚來風急

謹訂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即農曆戊辰年六月廿六日）星期一爲長子文祥與蘇四弟賢伉儷令長媛玉梅小姐舉行結婚典禮，並於是日下午七時正假草舍敬備薄酌 屆時 恭候
光臨
奉嚴令吳不用夫婦鞠躬

在吳府門前，鉅棚遮蓋了整條長約二十間屋面的街道。鉅棚下擺滿蓋上紅布的筵席。統計起來，足有百來席。吳不用是當地聞人，今日兒子結婚，場面擺得不同凡響。

但從早上按照命相館批示的時間，吳不用和他的妻子菊花，男右女左，牽着身穿米色大禮服的長子文祥登上花車，出門迎親以後，許多不如意的事就接踵而來。

首先，是他的職員氣急敗壞地跑來向他報告，他在鬧市的那間樓高四層、屋據五間店面的超級市場被債主上了封條。

吳不用接到消息後臉色一陣灰、一陣白，氣得混身發抖地說：「他們……他們……幾時取得庭令？」

「我……我……不知道！」職員結結巴巴地答。

「你不知道也讓他們封上封條？」

職員抗辯道：「他們確有庭令呀！」

「哼！」

「我……我們……怎辦？」職員問。

「順便休業！」吳不用大聲說：「我家辦喜事，你不知道嗎？」

「噢！」職員還想說甚麼，但吳不用對他揮揮手：「我家今天辦喜事，沒空理這些事，有話改天再說！」接着他用訓戒的語氣：「超級市場被封的事，不許宣揚，知道嗎？」

「噢！」職員唯唯諾諾。不過他心裏想：「紙能包得住火嗎？」

「紙能包得住火嗎？」吳不用心裏也是這麼想。他擔憂的，是超級市場被封的消息傳了出去，會影響今晚到賀的人數。這樣一來，不但造成一種浪費，還會令他收入不平衡呢！照他盤算，今晚筵開百席，到賀的賓客來九成，每人包二十元紅包，就有一萬八千元的收益。酒席一百圍，每圍一百二十元，一共只需一萬二千元。另加啤酒汽水香煙的開銷，總共不出一萬五千元。計算起來，還有盈餘。這是他在商場上混了幾十年的經驗精打細算後得出來的結論。但這突如其來的橫禍，令他不得不信心動搖起來。

表面上他仍保持鎮定，盡量裝出一種若無其事的樣子。

倒是他的妻子菊花，得到了消息，馬上像屁股着火一般地跑來找他：「喂，怎麼得了？超級市場被封了！我們的面子要放在那裏？」

吳不用以一種不屑於婦道人家大驚小怪的樣子對菊花說：「沒事的！官司還有得打！」

菊花卻急得雙手發抖：「但是今天是我们辦喜事的好日子呀！」

吳不用懊惱地說：「哼，他們不給臉，我就不還錢，看他們奈何得了我嗎？」

「可是……可是……」菊花「可是」了半天，卻「可是」不出甚麼話來。

「放心吧！」吳不用反過來安慰她：「不用急！沒事的！這種債務問題，可以解決的！」

菊花卻含着眼淚埋怨道：「都叫你不要太過貪心，沒錢別做大生意！你偏不聽！現在……現在……」

吳不用雙眉一豎，虎吼般地打斷菊花的話：「別說了！如果我不拼搏，我們目前住的洋樓那來的？我們用的汽車又那來的？還有文祥如何放洋留學？今天要怎樣擺大場面娶媳婦？」

菊花嗚咽地答：「洋樓、汽車，還有一大截貸款在後頭！文祥在外國讀書，也不知

洗過了多少隻碗碟！今天的酒席……今天的酒席……」她越說就更說不下去。

「不要說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門外有一輛德示停下，吳不用藉口說：「外面有人來，我去看看是誰？」

吳不用來到門口，看到來人原來是他那個住在山芭裏的弟弟和他的一家人，他就皺着眉頭，站在門邊，等他們過來。

「大哥，恭喜你！」那個土裏土氣、衣服滿是皺紋的吳不才，堆着滿臉笑容對吳不用說。

「嗯！」吳不用問道：「爲甚麼你們現在才來？」

「本來昨晚就要來的！但想到今天也許有工人來割膠，所以等工人開工後才來！」吳不才答。

「唔，今天還有割膠？」

「有！膠價這麼好，不割太可惜！」

「唔！」吳不用接着招呼他們進屋子來。

大家在客廳坐定，那幾個山芭裏來的孩子對各種擺設看得目瞪口呆。尤其是那個最小的，好像獼猴一樣的孩子，更這邊摸摸，那邊碰碰，連吳不才夫婦也阻止不來。

大家寒暄幾句，吳不用家中的女佣捧來汽水等飲料，吳不才從衣袋掏出一個紅包，雙手奉上給吳不用，說：「大哥，我沒帶甚麼來，只有一封小紅包……」

「不必啦！大家兄弟，又何必這麼費事？」吳不用說。

「不，不！請你收下！」吳不才唯恐吳不用不收似的，堅持塞到吳不用手上。

「好的，好的！」吳不用把紅包收下，一面說：「喝汽水吧！」

吳不才喝了一口汽水，四下張望一下，問道：「爸爸呢？爸爸可好？」

「爸爸在房間裏！」吳不用答。

吳不才站起來說：「我去看看他！」

他妻子忽然拉了他一下手，使使眼色，像有甚麼事要提醒他。

吳不才看了妻子一眼，說：「看過爸爸

再說！」說罷就要向屋內房間走去。

吳不用則用眼角斜睨了這個弟媳一眼，暗忖：「還是那個樣子，唇薄如紙，雙眼如刀，一副刻薄相！」

吳不才的妻子看拗不過丈夫，只好隨着站起身來，說道：「我也看爸爸去！」她接着轉頭向她的孩子喝道：「還不快點來看公公！」

那些孩子聽到喝斥聲，一個個慌了手腳：「看公公去！」

就在這時候，一個高瘦的女子從廳子後面一個房間跑了出來，嚷道：「你們快來呀！老爺……老爺……不好了！」

這個高瘦的女人是吳不用和吳不才的晚娘，今年五十三，比吳不用還少一、兩歲。她嫁過來後沒有生育，所以，吳不用仍是兄弟兩人。

「爸爸怎麼了？」吳不才顧不了先稱呼這個晚娘，着急地問。

「他……他……」晚娘指着房間、喘息未定。

「快去！快去看爸爸！」

吳不用則不疾不徐地站了起來，像是撫慰地說：「老人是這樣的！」

「這次不同！」晚娘用箭一般的眼睛射向吳不用。

吳不用禁不住地全身抖了一下，率先邁開腳步：「我看看去！」

吳老爺住的這個房間，實際上是樓下的工人房。四面沒有窗口，白天還開着一盞五燭光的小燈泡。八尺見方的小房間裏幾乎被一張陳舊的木床佔滿了。餘下的空間還擺着一張小桌子，小桌子上放着一些熱水瓶、美綠罐等東西。

進入房間，一股霉臭的味道逼得人不得不後退一步。吳不才更皺着眉頭問：「怎麼能讓爸爸住在這樣的房間裏？」

吳不用回他一句：「爸爸病了這麼久，怎能上樓住大房呢？」說罷他還是率先跨步入房。

五燭光燈泡下的木床上，躺着一個骷髏一般的老人，他下半身蓋在一張破舊的被單裏。被單上端露出他那雙枯瘦如柴的手。特大的頭顱上騰出一對圓睜的大眼睛，死魚一般地瞪着天花板。鷄蛋大的喉核正一上一下地滾動着。張大着嘴，像要說甚麼，又像要把殘存在他胸膛裏的最後幾口氣都呼出來。

「爸爸，爸爸！」吳不用小心翼翼地探頭過去，沉着嗓子叫了兩聲。

老人保持原來的樣子：睜大眼睛，喉核上下跳動，張大着嘴，不停呼氣。

「爸爸！爸爸！」吳不才搶到一旁，大聲地叫。

晚娘擠到床頭哭了起來：「剛才我才走開一下，回來看他就成了這個樣子！」她說完，忽然捶着胸膛哭了起來：「老爺呀，你這樣丟下我就去，教我怎麼辦呢？」

吳不用回頭過來，用憎厭的眼光怒視她一眼，低沉地喝道：「爸爸還沒死，哭甚麼呢？」

「大哥！」吳不才拉着他的手，半哭地說：「爸爸是不行了！」

「他都還沒死……」

他話說到一半，老人忽然「咯」一聲，喉核停止跳動，本來還輕輕移動的手也靜止下來。一瞬間，甚麼聲息都沒有了，只保持着圓睜的雙眼，怒瞪着天花板；張大的嘴，再也呼不出任何聲音來了。

晚娘率先不顧一切，撲到老人身上，呼天搶地號哭起來。

吳不用則站直身子，喃喃自語：「爲甚麼這麼巧？」

吳不才用不悅的眼光看着他大哥：「大哥！……」

吳不用努力使自己恢復正常，然後轉身走出小房間，對他妻子說：「拉她出來，不要讓她哭了！」

菊花本來站在門邊，聽了丈夫的話，扁着嘴唇說：「你自己不會拉嗎？」

吳不才看吳不用走出房間，也追了出來

，問道：「大哥，怎麼辦呢？」

「甚麼怎麼辦？」

「爸爸死了，你又在辦喜事……」

吳不用雙眉一豎，當機立斷地說：「暫時不要驚動親朋戚友，喜事照辦！」

「這怎麼可以呢？家裏有死人，還辦甚麼喜事？」吳不才疑惑地問。

「有甚麼不可以？請柬都發了，酒席都訂了，不辦下去，你要我怎樣下台？」吳不用問。

「我看，還是找幾個前輩商量！」

「前輩，我們這裏有甚麼前輩好找？」

「比如老叔、大姑，還有老舅，都應該找來商量一下！」吳不才建議道。

「我看不必啦！找來了他們也是沒有用的！他們提供不出甚麼好意見的！」吳不用皺着眉頭說。

「喂！你們的阿姨，在房間裏要死要活，你們自己去看要怎麼辦呀！」菊花忽然滿臉不高興地從死人房中衝出來說。

「唉，這時候才在賴死賴活，有甚麼用呢？」吳不用生氣地說。

吳不才則對妻子說：「你去幫忙勸勸阿姨吧！」

「我才不呢！」那個薄嘴唇的女人說。她一雙銳利的眼睛逼視着丈夫，說道：「喂，你過來一下！」

吳不用看着他們夫妻兩人，走到客廳一旁，低聲商量甚麼？他感到一陣不悅，又不便發問，就向他父親的房間走去。

他的晚娘，這時披頭散髮，哭不出聲音來，只是一味拉開喉嚨乾號着，令人聽了毛髮悚然。吳不用走近她身邊，說道：「阿姨，快起來吧！今天是文祥結婚的好日子，不要鬧成這樣！」

晚娘一味乾嚎着：「老頭死了，我怎麼辦呢？」

「甚麼怎麼辦？」吳不用再皺着眉頭問。

「我跟他幾十年，他這麼就去了，甚麼東西也沒留下給我，我以後……以後……

如何……如何是好呢？」

「超級市場裏你還不是有股份嗎？」吳不用問。

聽了吳不用的話，晚娘忽然站直身體，雙眼炯炯發光，逼視着吳不用，使他虛心地後退一步：「超級市場被封了！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還想騙小孩子？你以為我也死了麼？嗚……老頭呀，你還是把我也帶走吧！我活着也沒有意思呀！」

吳不用嘴唇翕動着，半響發不出聲音來。此刻他非好好找個下台階不可，許多親友即將到來，許多事情還要他去應付呢！於是他打足精神，溫言安慰道：「阿姨，請放心！超級市場的事，我擔保你的股份分文無損……」

晚娘卻打斷他的話：「擔保？你用甚麼擔保？」

「我……我……」吳不用「我」了半天，才決然地說：「我用我的人格擔保！」

「人格？你的人格？」晚娘用不相信的眼光迫視着他：「你的人格，又值得了多少钱呢？你的人格，比得上那些握在手裏，實實在在的鈔票嗎？」說着，嘴巴一扁，又要哭了。

「阿姨！」吳不用嘆了一口氣：「我求求你，今天不要鬧了，請你給我……給我……點面子吧！」說着幾乎要跪下去。

「哼！」晚娘不屑地說：「到此刻才來求我？你不想想，多少年來，我在你們家中，有甚麼地位？你們幾時把我放在眼中？現在老頭死了，你們還會把我放在眼裏嗎？你說，你說！」說着，竟真的哭了起來。

「阿……姨！」

「喂，外面有親戚來了！」菊花在房間門口探頭進來說。

「誰？」

「大姑、老舅、還有老叔！他們都來了！」

「唔！」

吳不用返身走出房間，就看見吳不才夫

婦迎着這幾位前輩親戚，說：「大姑、老舅、老叔！你們來得正好！」

身軀肥胖的大姑，伸出她渾圓的手臂，說：「我們是來喝茶跟喝喜酒的！」

長着一把白鬚鬚的老舅則覺得氣氛不對，問道：「為甚麼家裏亂糟糟的？」

「大姑、老舅，你們還不知道嗎？……」吳不才話說一半，就給吳不用衝上來打斷了：「大姑、老舅、老叔！你們都來了！路上辛苦嗎？坐！請坐！有甚麼話喝了茶再說！」

「大哥，難道你還想隱瞞真相嗎？」吳不才不悅地問。

「二弟，今天是文祥的大喜日子呀！」吳不用用責備的眼光瞪着吳不才說。

「大……」吳不才想要爭辯甚麼，卻給站在一旁的老叔先開口了：「我是聽到一點點，不過不大清楚真相！」

吳不用吃驚地看着他：「老叔，你知道了甚麼？」

連在沙發上坐定的大姑、老舅，也一起抬頭起來，看看老叔。

「你們都還不知道嗎？」老叔瞅着大姑和老舅說。

「我們各走各路，各乘各自的車，知道些甚麼？」大姑不高興地說。

「聽說……」老叔神秘兮兮地，轉頭看了吳不用一眼，然後問他低聲地：「你過來！」

當吳不用走近老叔身邊時，坐在沙發的大姑不滿地咕噥一聲：「甚麼事這樣神秘呢？」但老叔不理她，自顧拉着吳不用的手，靠近他耳旁說：「聽說你的超級市場被封了？」

吳不用苦笑一下答：「那是商業上的糾葛……」

「你怎麼搞的？」老叔稍微提高聲調，讓每個人都能聽到。

「沒有辦法！利息太重！入不敷出！」吳不用解釋道。

「唉！」老叔甩開吳不用的手：「當年你來招我入股時，我就勸過你沒那種力氣就別挑那麼重的擔子了！你就不聽！現在如何？」他說得老氣橫秋。

「行情壞……」吳不用還想解釋甚麼的，但被吳不才打岔道：「老叔，還有更重要的事！」

「甚麼事？」

就在這時候，阿姨披頭散髮地從老爺房裏衝出來，看到幾個前輩，又嚎啕大哭起來：「老……爺……死……啦！」

「甚麼？」大姑、老舅和老叔，一同面面相起來。

「老……爺……死……啦！」阿姨再說一句，泣不成聲。

吳不用不得不硬着頭皮上前，向三位前輩說道：「爸爸死了！但不巧剛好是文祥的大喜日子，我想先把喪事攔下，等辦了喜事再……」

大姑不等他說完，先哭着喝道：「我弟弟死了，為甚麼我們進門時不必先告訴我們！」說罷站起身，轉動她肥胖的身軀：「我要先去看弟弟！」說罷嗚嗚咽咽地：「弟弟呀！……弟弟呀！……」但她的去勢卻被吳不用擋住，只聽他說：「大姑，請等一下！」那邊的老舅卻拂袖而起：「這樣重大的事也不告知我們，豈有此理！」站在一旁的老叔則扳着吳不用的肩膀：「我哥哥是幾時死的？」

吳不用哭喪着臉，連揮雙手說：「請大家安靜一下！請大家安靜一下！」

客廳裏的十幾對眼睛，一齊盯住吳不用。吳不用先向三位前輩行個禮，才朗聲說道：「三位前輩，都在這裏，是最好不過的！爸爸確是剛剛才過世……」

「為甚麼我們進門時不通知我們？」

「為甚麼你偏偏選父親病危時娶媳婦？」

「我們到底是來奔喪還是來喝喜酒？」

吳不用急忙舉起雙手，請大家容許他說下去：「我所以沒有在你們進門時就通知你

們，是想要等你們坐下後才來商量！文祥後天要出國，他娶親也是想給爸爸冲冲喜，看看他能不能好起來！還有，是老叔說的對，就這件事，我正想要徵求你們三位前輩的意見！……」

大姑先板着臉答：「是父親要緊？還是兒媳婦要緊？」

老舅則搖頭嘆息說：「事情偏偏這麼巧，這是誰也想不到的！」

老叔對吳不用問道：「你的人客都請了？」

「是的！」吳不用哭喪着臉答：「而且，辦酒席的廚師也來了！酒席的訂金也給了！不辦的話也要負責全部費用的！」

三個老人面面相覷，過了一會，還是由老叔自作主張地說：「喜事照辦！喪事也照辦！」

「紅白事怎麼相沖呀？」大姑白了他一眼說。

「如果酒席辦在酒樓，還好辦些！」老舅低吟。

「我就是想把酒席辦在門口，比較熱鬧一些呀！」吳不用解釋道。

「事情到這地步，只好一切照辦吧！」老叔下決定地說。

「你是不是說喜事和喪事一起合辦？」大姑懷疑地問。

「喜事和喪事怎樣合辦呢？」老舅奇怪地問。

「先辦喜事！再辦喪事！」

聽了老叔這句話，吳不用心理就輕鬆了許多。但是晚娘卻節外生枝起來，她哭着說道：「我想要請大姑、老叔、老舅主持公道！」

「甚麼主持公道？」

「我跟了老爺也有二十年，老爺病中，我也朝夕服侍，屎尿尿尿洗了不少！可是，老爺這麼一死，卻甚麼都沒交待，我以後……以後……」說着她嗚嗚咽咽地哭得更大聲。

大姑對她本來就沒有好感，此刻臉色一

沉，說道：「我弟弟給你的私房錢去了那裏？」

「沒有呀！」晚娘喊了起來：「只有那麼一點點，都給不用拿去做生意了！」

「不用！」大姑對着吳不用：「把錢還她！」

「唔！唔！」

老叔提起另一問題：「我哥哥不是還有些樹膠園嗎？」

在一旁憋了好一會悶氣的吳不才夫婦，這時一起擠了上來：「好，趁着三位前輩都在這裏，我們也想把事情弄明白過來！」

「甚麼事？」

「我聽說大哥在父親生病時把樹膠園都押給銀行，借錢做生意！」吳不才說。

「爸爸生前曾說過，大伯分得生意，我們分得膠園！可是，許多年來，分都沒分清楚！到底是甚麼回事呀？」吳不才的妻子接口說。

「這些事，等父親喪事辦過後才說清楚，好嗎？」吳不用生氣地對他們說。

「膠園……」吳不才想說甚麼，但被吳不用一句話壓下去：「我不會教你們吃虧的！」

吳不才的妻子尖着嗓子嚷了起來：「我們也吃不起虧！我們的兒女還小！還有我們守園守了幾十年，不能一點代價也沒有！」

菊花在一旁用冷淡的語氣說：「吃都未知吃去了多少！還說甚麼一點代價也沒有？」

「甚麼？你說甚麼？甚麼人吃掉膠園？你說話要公道些！」吳不才的妻子怒視菊花。

「我聽說銀行要拍賣膠園了，是嗎？」不才忽然大聲地責問吳不用。

「你聽誰說的？」吳不用也粗着脖子反問吳不才：「我要告他謾謗，要他賠償名譽損失！」

吳不才冷笑道：「那你承認將膠園押給銀行？」

「這……」吳不用一時語塞，無詞以對。「你這天殺的！把膠園押出去了，要如

何贖回來賠償我們？」吳不才的妻子尖聲喊了起來。

「不必贖回來，不必贖回來！」菊花也喊了起來：「膠園大家有份，要沒有大家都沒有！不必贖回來！」

「有這麼容易？」吳不才咬牙切齒地對着她：「你們做大生意賺大錢時為甚麼不分一些給我們？現在卻說膠園大家有份？」

「膠園是阿公的！生意是我們自己的！」

「沒有阿公的膠園，你們的生意又從那裏來？」

「你們別鬧啦！」大姑按着頭額，腳步虛浮地，顫聲說：「再鬧我也要死啦！」

老舅連連搖頭嘆氣：「嘖！嘖！」

老叔猛咳一聲，說道：「讓我來主持公道！不用！」

吳不用看向他。

「你必須在你爸爸喪事辦完以後，馬上把財產問題辦理清楚！」

「好的！」吳不用爽快地答應了。

「不才！你吵也沒有用！一切問題等喪事辦完後再說！」老叔對吳不才說。

「等喪事辦完後，膠園被人拍賣了，甚麼都沒有了，到那時還有甚麼好說？」吳不才不服地說。

「可是事情已到這個地步，你能鬧出甚麼呢？」老叔有點生氣地問。

「我們非弄清楚不可！」吳不才的老婆說。

老叔向她怒瞪一眼，叱道：「婦道人家，插甚麼嘴？」

吳不才的老婆不服地問：「難道我們婦女就不是人嗎？我摸黑起早，日曬雨淋都不叫苦！而且，我也算是爹的媳婦！」

老叔真正生氣地說：「好！既然你們要鬧，你們就去鬧吧！我不要理你們了！還是讓我回去吧！」說罷作勢要走，吳不用急忙阻止他：「老叔，請留步！」大姑也拉住他：「你不去看看兄弟的最後一臉？」老叔這才停下腳步來。

屋外忽然汽車笛聲大響，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嚷了起來：「新娘車來了！新娘車來了！」吳不用急忙對他妻子說：「準備接新娘！」菊花埋怨道：「亂糟糟的，我也不知道要準備甚麼？」吳不用生氣地說：「你暈陀陀的昏些甚麼？」菊花也憤怒地答：「你自己不會去接嗎？」吳不用感到火上加油，喊道：「今天你是做家婆呀！」菊花頂撞道：「難道娶媳婦你就沒份嗎？」還是大姑出臉道：「算了，算了！新娘到門口了，還吵甚麼？」菊花這才悻悻然去準備一切。

新娘接進門了，接着是拜神、奉茶等禮節。奉茶的時候，應該是請公公婆婆先喝的，但在這情況之下，只好由大姑，老舅等先喝。做為新郎的吳文祥暗覺奇怪，悄聲問他爸爸，吳不用低聲答：「不要問！回頭再說！」輪到吳不才夫婦時，他們就執意不肯喝，任大姑、老舅、老叔怎樣勸，都不肯喝。吳不才的老婆還板着臉說：「吃都給他們吃去那麼多了！我才不希罕喝這杯茶，何況還要出紅包的！」老叔生氣地破口罵道：「沒學識的女人！」罵過還朝地上連呸兩聲。

奉茶過後，新娘回房，吳文祥行完一切禮節，匆匆來找他父親，問道：「爸爸，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吳不用第一句就用低沉的語氣說：「你公公死了？」

「甚麼？他幾時死的？」吳文祥急問。

「你出門去迎親後不久就死的！」

「我出國的事怎麼辦？」吳文祥焦急地問。

「你可以慢幾天才出國嗎？」

「不行的！機票都訂了！而且，我在那邊渡完蜜月就要開始上班！」

「押後幾天吧，等辦完你祖父的喪事……」

「不行的！玉梅也不會答應！」

「可是你是長孫呀！如果你身在外國，也得趕回來遵禮服孝的！」

「不！」吳文祥急得好像要哭的樣子：

「結婚是一輩子才只一次的事！玉梅說甚麼也不願放棄這唯一的機會！何況，我們在那邊渡完蜜月，就要在那邊工作！如果延遲了，以後申請永久居留權就有問題！」

「這……我也不知要怎麼辦才好！」

「這樣吧！爸爸！」吳文祥建議道：「等今晚宴席過後，我們悄悄一走了之，明天就上飛機，任何人追究起來，就說我們出國去好了！」

「你這麼做，瞞得了外人，但是瞞得過我們家裏的人嗎？」吳不用問。

「我們家裏的那些人？」

「你大姑、老舅、老叔……」

「別理那些老人！」

「還有你的叔父！」

「不用管他們！」

「可是，你還知道還有發生了甚麼事嗎？」

「甚麼事？」吳文祥問。

「超級市場被封了！」

「甚麼？」

「你叔父來追查膠園的事！」

吳文祥聽他父親這麼一說，主意更堅決：「我們現在就去住酒店！」

「你說甚麼？」吳不用鐵青着臉：「你們現在就去住酒店，今天宴席時你要我們把面子擺在那裏？」

「我不管！」吳文祥執拗地說。

「對你媽媽說去！」吳不用無法可想，只好抬出他妻子來。

「好，我去對媽媽說！」

菊花也剛好在此時來找吳不用，見了他們就說：「大姑他們一個個都要回去了，怎麼辦呢！」

「留住他們！」吳不用說。

「我留他們不住呀！你自己去留他們吧！」菊花說。

「好的，我去！」吳不用急忙跑去挽留幾個前輩。

吳文祥趁機問菊花提起要搬去住酒店的

事，不過他答應晚上回來敬酒，菊花只能莫名其妙地問：「新房佈置了那麼多錢，為甚麼要去住酒店呢？」

吳不用正在說得唇焦口乾，企圖挽留幾個前輩現在不要回去，要回也等今晚喝過喜酒才回。吳不才向他走了過來。

「哥哥，我們現在先回去，不喝喜酒了！等你喜事辦完，我們都會來給爸爸服孝！不過，膠園的事，你也要在喪事辦好之前給我們料理清楚！否則，休怪兄弟無情！」說罷他一揮手，他的妻子他的兒女都一齊望大門外走去。留下吳不用，呆若木鷄地站在那裏，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下午，偌大的客廳裏靜悄悄的，只有屋旁棚架下廚師們正忙着烹煮今晚宴席的佳餚。天好像暗得多了。一大片烏雲，在山那邊慢慢擴張過來。風一陣陣吹着，越吹越急，把天上的黑雲捲得好像汹涌的海浪一樣。令人越看越怕，不期望都說：「暴風雨來了！」

果然，大風括了一陣又一陣，烏雲把整個天空全遮住了。風呼呼地吹着，豆大的雨點隨着傾盆而下。正在屋外烹調食物的廚師和助手們，慌忙地都跑到屋子裏來避雨。這時狂風挾着暴雨，吹倒了棚架，括走了桌上的碗碟，也把準備了一半的食物都沖下大水溝中。更甚的，吳不用庭前那棵大樹，也被大風吹倒，不偏不倚，壓在他的大門口。

這場風雨，足足下了兩個小時，等到雨停風歇，已是黃昏時分，正是請柬預約的開席時間。可是，倒在他門前的那棵大樹，正好阻攔他家人的進出。……

吳不用禁不住仰天號哭：「天呀，為甚麼你偏偏為難我一人呢？」

* 葉蕾

再賣一套

江秀梅擱下電話，把剛才在梅家示範烹飪後的用具，洗刷一番。在嘩啦啦的水聲中，她聽見丈夫在廳裏向她揚高的聲調，問她上午在梅家示範後的成績。

「賣了一套。」江秀梅把洗好的用具，擱置在放碗碟的那個小鐵架上。她感到很疲累，索性躺在沙發上，閉目養神。依稀地，她聽到丈夫高興的對她說：「今晚我們去吃一頓海鮮，慶祝慶祝，好不？」

江秀梅沒有回答。

記不起她甚麼時候加入售賣萬能鋼鍋這一行業，當兩個孩子上學唸書，生活費日漸增加之際，她為經濟拮据而發愁。有次鄰居婦女上門來，手上拿着一本印刷精美的冊子，裏面有各種誘人色彩的化粧品，要她選購。江秀梅才領悟到，原來家庭主婦也可以此來賺取些許費用，她於是加入推銷行業，廣交朋友。只要那一家可以邀到幾個婦女在家裏聚集，江秀梅就列下用料，時間，屆時在眾人面前烘一個蛋糕，煮一碟炒飯或蒸一盤加椰，主要是向婦女介紹萬能鋼鍋烹煮的快捷，省電及多種用途。

「很累吧？」丈夫趨前，溫藹的把兩手往她肩上一落：「我幫妳按摩。」

江秀梅感到一陣說不出的舒適，從肩上傳到心裏。

當初決定嫁給他，家人全反對，認為他這個建築工人，收入不豐，恐怕日後三餐不能溫飽。但為了愛情，江秀梅如了願。丈夫不是個好吃懶做的人，只是有時碰到雨季，迫得停工，那個月底領的薪水就少了。兩個

孩子的讀書費用，的確使他們的生活常捉襟見肘。自從她推銷鋼鍋以後，額外的收入使他的家庭增添了許多歡樂，而她暗地裏總希望和丈夫白頭偕老，風風光光的不讓娘家人看死。所以即使近年來偶而疲累得想辭掉這份工時，也擔心少了收入，會使家人再過着以往貧困的生活。丈夫曾經對她說：

「這個家，也虧得妳落力扶持，大家才生活得如此舒適。」

江秀梅從丈夫眼裏看到那份感激，夾在親切的笑容裏，使她更感到自己肩上的一份重量。

「剛才是誰搖來的電話？」丈夫這時突然省起了似的問。

「唔，」她懶洋洋地：「是林太太的，她說下午三點鐘的鋼鍋示範已召集了人。」

「那麼，下午三點妳還得出去？」

「我累得很，真想辭了它。」

「那不好。人家都準備好了。」丈夫停下了手中的動作：「這樣吧，我倒杯熱茶給妳，再替妳按摩一會，下午如期去，也許會成功的把鋼鍋推銷出去，OK？」

在丈夫輕柔的按摩下，江秀梅感到輕鬆了很多。她決定接受丈夫的建議。為甚麼不呢？去示範一次，賣了一套，可以增加收入，使家人生活得快樂，更可以得到敬重，以及愛情。

她起身，拿起電話，直撥林太太的電話號碼。

夕照

1

舒衍棋徹夜不能闔眼，才闔眼又驀然驚醒。他扭亮床邊的小枱燈，看看鬧鐘，正六點，離他上報館的時間還早。他瞥了枕畔的妻子一眼，只見她蓬鬆的頭髮一團亂麻似的，遮了半個臉龐，蠟黃色的皮膚，浮腫的眼泡，使他有點反胃。他面朝天花板，躺着胡思亂想，想到剛才使他驚醒的惡夢，想到張秉煌在夢裏用刀攔在他脖子上的那種兇神惡煞的模樣，不禁打了個寒慄。他轉了個身，終於一骨碌爬了起來。

「幾點啦？這麼早就起床？」周彩萍微張着右眼，用一種近乎沙啞的低嗓子說道。

「六點多。我睡不着。」舒衍棋停頓了一下，接着又無可奈何地說。「張秉煌今天出獄。」

周彩萍嘆了口氣。「你也做得太過份了。」

「過份，我？」舒衍棋睜大了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向妻吼道，隨即哼了一聲，便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垂着頭。

周彩萍背靠着床頭木板，腰下墊了個枕頭，下半身蓋着毛毯。她攏了攏凌亂的頭髮，慢吞吞地說：「依我看，你不妨去張秉煌的妻子那兒，預先疏通一下。你也可以去看看他的那些要好的朋友，請他們從中勸解。說起來，你和張秉煌畢竟是多年的老朋友。」

「唔。」舒衍棋機械式地應着。「就這麼辦罷。」

張秉煌的舊住所顯然有很大的變動，戶外的粉牆呈現一片斑駁，大門上了鎖，門旁的信箱裏塞了幾封褪色的郵件。舒衍棋看在眼裏，猜不透張家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猶豫了一下，決定去找那個跟報館退職、退休人士有聯絡的徐肇雄。

在七樓的三房式組屋裏，徐肇雄赤膊，穿着花格子短褲，露出大半個滾圓的肚皮。他光着腳，闊而厚的腳板在鋪了大理石的地板上走進走出，為舒衍棋張羅着茶水香煙。

「稀客，稀客。」徐肇雄的洪亮的嗓音，永遠比別人高亢。「舒先生，你是個忙人，今天倒有空……」

「有點事要麻煩你。最近你跟張秉煌有沒有聯絡？」

「張秉煌，他不是坐牢嗎？」

「他今天出獄。」

「哦。」

「我剛才去過他家，鐵將軍把門，好像沒人住。你可知道他妻子和孩子的近況？」

徐肇雄用舌頭舐了舐嘴唇：「原來你還不知道。說來真慘，張秉煌的獨子在父親入獄後不久自殺，妻子則跟她的舊情人跑了。」

「怎麼會這樣？」

「誰知道。據說張秉煌的兒子很聰明，平日非常崇拜他父親，大概是看到父親入獄，偶像破滅，因而神經失常才自殺的。至

於她妻子跟人跑了的事，大家都料到遲早會有這麼一天。總算那個女人還有點良心，把張秉煌留下的值錢的東西，以及他們夫婦聯名存摺戶口的存款，交給了開餐廳的老友韓麗倩。」

「韓麗倩？」

舒衍棋從靠背椅上站了起來，準備要走，徐肇雄卻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按回原來的座位。「舒先生，你是報館的副總編輯，你知道我們排字房同人的情緒愈來愈激動，如果經理部堅定對我們排字房的要求不讓步，恐怕會發生不愉快的事……」

「這些事我沒權過問。」舒衍棋急於脫身，開始打官腔。「你是排字房工會主席，最好找經理部負責人談去。」

金閣餐廳其實說不上是間餐廳，充其量只算是間沒有店面的大排擋而已。它賣現成的菜飯，賣麵，也賣冷熱飲料。餐桌幾乎全被佔滿，顧客大多數是藍領階級。店面左邊的櫃台上，擺着一架收銀機，旁邊坐着老板韓麗倩。一眼看去，她的大眼睛，小鼻子，配搭適當的薄嘴唇，透露着清秀與冷雋，即使是她那灰白的長髮，眼角與額上的皺紋，也無損於她那份清秀高雅。

「韓小姐，韓老板。」舒衍棋堆上滿臉的笑。「我們大概有好幾年不見罷。」

「哦，舒老總，你好。」韓麗倩虛應故事地說。「請裡邊坐。」



「我有些事跟你談談。我們一塊兒坐，呃？」

韓麗倩向伙計交代了一下，領着舒衍棋進了店後的住所。住所作凹字形，左右兩旁是臥房，中間算是客廳。

「張秉煌該是在今天出獄罷？」

「是的，今天。」

「他妻子跟人跑了，住家的門上了鎖。」

「我知道。」韓麗倩說。「門還是我給鎖上的呢。」

「他出獄後上哪兒？」

「我打算讓他住在我這兒。」

「那也好。張秉煌結婚以前，你們原是蠻要好的一對。唉，造化弄人……」

「舒先生，有事請說罷，我還得到店面忙去呢。」

「是這樣的：張秉煌坐牢，一定恨我入骨。他出獄後，準會想法子向我報復，說不定會跟我拼命，置我於死地。我最近時刻爲這件事擔心，弄得我無心工作，無法安睡。你能不能爲我向他勸解一下，消滅他和我之間的怨仇？」

「他會向你報復？我不知道。要我怎麼勸解呢？我不知道。他憋了一肚子冤氣，那倒是真的。他丟了工作，他坐牢，他兒子自殺，妻子跟人跑了，他幾乎沒有活下去的意願與勇氣。我同情他，我經常去監獄探望他，爲他做些我應該做而且也能夠做的事。」韓麗倩看看手錶，接着說。「舒先生，舒老總，改天談罷，我得去監牢接張秉煌了。」

看過韓麗倩之後，舒衍棋的心似乎更沉重。他肯定了張秉煌會向他報復，甚至會一刀把他刺死。他愈想愈可怕，似乎張秉煌緊隨在後，可能突然出現，把一把閃亮的刀子從背後插進他的心窩。他靠着路旁的電燈柱子，定了定神。他有了主意。

現在，舒衍棋正和擁有黑社會勢力的李華南會談。

「舒先生，你們記者害人不淺，幾年前你的一篇特寫幾乎使我吃官司。我現在可不再……」

「老李，我知道你現在幹甚麼。我要你幫我對付一個人。他叫張秉煌，他今天出獄，他要殺我，你幫我對付他。」

2

監獄的灰色高牆外邊的公路旁，停着幾輛汽車，十來個人在獄門外候着，韓麗倩和李華南也夾在其中。他們都顯得很焦急，但焦急後面的心情卻不一樣。

監獄大門特闢的一道小門開了，幾個犯人挽着包袱，或提着手提包，走近牢門，跟迎接他們的親友握手或擁抱。韓麗倩向小門裏邊張望，一面把垂到前額的長髮攏向耳後。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李華南，也在韓麗倩的背後向前擠。

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低着

頭，步履維艱地向前走來。他跨過了小門的門檻，韓麗倩看出是張秉煌，趕緊上前握住他的手，並接過他的小提包。李華南也走前一步，把張秉煌的面貌仔細端詳了一下。這個白髮蒼蒼的、滿臉皺紋的、乾癟而脆弱的老頭子，居然要報復，要殺人？李華南差一點笑了出來。他靈機一動，向張秉煌伸出他的手：「張秉煌張先生？我姓李，是舒衍棋叫我來接你的。」

「舒衍棋？哦，舒衍棋。」張秉煌的嘴角泛起了一絲笑。「請你代我謝謝他。」

「秉煌，我們走罷。」

李華南目送着韓麗倩把張秉煌扶進她的小汽車，目送着他們在公路的灰塵中消失，然後向舒衍棋交差，並說他無能爲力，賺不到這筆錢。

「秉煌，舒衍棋來這裏找過我，他怕你報復，怕你殺他，要我向你勸解。」韓麗倩說。

張秉煌聽了想笑，笑不出，反而老淚縱橫地哭了起來。韓麗倩了解他的心情，但不曉得怎樣安慰他，只好攙着他走進那間廁所連浴室的小房間，順手把門拉上。她走了兩步，又回頭推開浴室的門，把頭伸向門縫：「沖個涼，沖掉牢裏的晦氣。」

張秉煌站在洗臉盆上方那面褪脫水銀的鏡子面前，端詳着自己的臉孔。鏡面反映出的是個模糊的影子：稀薄的幾乎禿頂的花白頭髮，連眉毛和短鬚也夾雜着不少白毫。皺紋佈滿了前額、眼

角，甚至兩頰。由於門牙脫落，嘴顯得有點兒癢。那雙無神的眼睛，蘊藏着數不清的傷心故事。他摸摸自己的臉，不禁又淌下了眼淚。他想，他才六十歲，不應該衰老得這麼快的，難道是過去兩年的牢獄生活把他折磨成這個樣子？

他淚眼模糊，從模糊的鏡面中，看到一幕幕模糊的景象：

年輕的舒衍棋因政治傾向而被解除教職。失業與貧困逼得他走投無路，只好向張秉煌乞援。張秉煌憑他在報館的年資，把舒衍棋推薦給總編輯，結果舒衍棋當了助編，而且，由於他的圓滑，懂得奉承，懂得見風轉舵，他很快地獲得了總編輯的欣賞與信任。

有了職業，同時在職業方面一帆風順，舒衍棋想到成家。他在張秉煌的介紹下，結識了周彩萍。接着是張羅婚禮的費用。張秉煌義不容辭地把部份積蓄給了舒衍棋。

報館編輯部發生了工潮。張秉煌是工會領袖，而舒衍棋則靠攏總編輯，站在資方一邊。工潮的結果是工會領袖遭開除，資方獲全勝。這就是說，張秉煌被踢出報館，而舒衍棋則當了副總編輯。

張秉煌把抽屜裏的文件書藉整理好，放進一個紙盒，然後抱着紙盒，頭也不回地走出編輯部。就在這時，舒衍棋從後面追了上來，要和張秉煌握手道別。張秉煌緊閉着嘴，咬着牙，一言不發。他把紙盒放在地上，從盒子裏取出一根不銹鋼制的長尺，閃

電般向舒衍棋的頭部劈去，一記又一記，打得舒衍棋滿頭滿臉的血。

警察把張秉煌帶走。接着是上法庭，坐牢。

「你今後有甚麼打算？」韓麗倩坐在咖啡座左角的卡座，望着對面座位上的張秉煌。

「還有甚麼打算，你說。兒子死了，老婆跟人跑了，我老了，一身病痛，還有甚麼打算。」

「不能這麼說。你才六十，還有很多事可做。」

「是嗎？我能做些甚麼？我這一輩子從沒做過一樁說得上是成功的事。年輕的時候，我想過去美國讀書，但這個夢早已破滅。我想過要做一番大事，但我一輩子只是在混飯吃，求溫飽，求生存。我的婚姻也是個失敗，我瞎了眼，娶了個蕩婦。」說到這裏，他含情脉脉地看了韓麗倩一眼，只見她眼眶裏閃着光，彷彿有淚水。

張秉煌接着說：「我對不起你，打擾了你一輩子，甚至現在，行將就木，還得打擾你。」

「別……別說這些話。」韓麗倩伸出她的蒼白的瘦削的手，輕輕地按在張秉煌的嘴唇上。「你真的還可以做很多事，只要你振作起來。你在我這兒好好休養一個時期，身體準會好起來的。你走路有點兒癩，大概是痛風罷？這不打緊，慢慢會好的。總之，要振作起來，爲了我。」

3

從徐肇雄的談話中，張秉煌獲悉很多報館舊同事的動態，那些退休的，幾乎全都健在，而且都在期待着一個渺茫的機會，期望能在夕陽無限好的時刻，做點甚麼有意義的事。然而，社會遺棄了他們。他們只能養鳥，養花，養魚，要不然便是上菜市場，烹飪，洗衣，幫着照顧小孩，做個十足的住家男人。張秉煌不想走這條唯一給他安排好的路，於是他到處奔波，想找一份適當的工作。

現在，他站在一家華文報館人事部經理的面前，應徵一個助編的職位。

戴着金絲眼鏡的經理很有禮貌地笑笑：「你是老前輩，做這份工作是絕對可以勝任的。不過，我們的報館規模小，薪金少，你來我們這兒，那是大材小用。其實，我們所要的，只是個一邊做一邊學的年輕小伙子。你一把年紀了，幹麼不在家享福？我看……」

張秉煌不等他說完，轉身便走。

福盛企業公司的總管理處設在環球大廈十四樓。總裁劉建德和張秉煌有點交情。憑這點交情，張秉煌相信，他能在福盛企業公司屬下那些連鎖性的商業機構裏，獲得一個職位。

「秉煌兄，退休了罷？」劉建德從枱上的小木匣裏取出一枝雪茄，遞給張秉煌，見他搖頭，便把煙咬在嘴裏，隨即用打火機點着，深深地吸了幾口。他吐出一口濃煙，接着說道，「退休了好，退休了好，辛苦一生，該歇歇了。瞧我，我是天生的勞碌命，沒法退休。我從早到晚，忙十幾個小時，一刻不得安寧。有時真想拋開一切，到深山去隱居，可是辦不到。說真的，秉煌兄，我倒有點羨慕你。」

「羨慕我？別說笑話了。不瞞你說，我退休是不得已的。」張秉煌聽了劉建德那番先下手爲強的外交辭令，不知如何是好。他停了一下，鼓起勇氣說：「我想請你替我找份工作，我不計較薪金，也不計較職位高低。」

「經濟方面有困難？生活不好過？」

「不完全是爲了這個。」

「這樣罷，我給你一筆錢，做點小生意。你先擬個具體計劃，譬如說，資本需要多少，每年可以賺多少。」

「你是做生意的，做買賣哪能穩賺？再說，我也不懂得怎樣做生意。」張秉煌還不死心，繼續用從來沒有過的近乎懇求的口吻說：「給我安排一個職位，你那麼多事業，該沒有甚麼問題。我不要施捨，我要工作。」

劉建德的眼光觸到張秉煌的白髮和他臉上的皺紋，沉吟了一下，忽地站了起來：「好，好，一有機會，我就和你聯絡。你給我你的電話號碼。」

張秉煌留下了金閣餐廳的電

話號碼。他對自己說：「又是條死胡同。」

在一間日式的咖啡店裏，張秉煌佔着正當中的一張小圓枱，枱上的那杯咖啡早已喝完，空杯子旁邊是一束捲成圓筒的報紙，從上面可以看到一部份密密麻麻的徵聘分類廣告。張秉煌脫掉皮鞋，揉着腳，雙眼望着店外天空那輪紅得刺眼的落日。

他腦子裏塞滿了各色各樣的人和物，以及這些人和物所引起的聯想。他讓他們起伏翻騰，像蛟龍、像野馬、像旋風。他也不能也不想加以制止，因爲，至少，這種搗亂式的思諸活動，使他忘了眼前的一切。他聽到鳥叫，嗅到花香，感覺到地球的轉動。一切都活着。舒衍棋也活着，還在笑呢，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發出格格的笑聲。活下去，活得有生氣也算是一種報復。得好好地照顧自己，老林還沒活到退休的年齡便完了。死是寂寞的，衰老是寂寞的，連呼吸也是。詩人苦吟，詩篇難產。作家用名貴香水灑在稿紙上，托腮構思。作家正襟危坐，用電腦寫作。要活得有意思，活得有生氣便是報復。報復？寒山拾得的對話多好。布萊克的《嬰兒的悲哀》多好。噢，累了，完了，閉幕了，太陽下山了，天黑了。

等到張秉煌心神安定時，天色真的黑了。

4

晚上十點，金閣餐廳剛打烊。韓麗倩結好賬，到店後休息，顯得很疲倦。她敲張秉煌的房門，沒有回音。她推門走了進去，發現張秉煌躺在床上，連襪子也沒脫，長褲和襯衫也沒換。

「怎麼樣？今天跑得有點頭緒吧？」

張秉煌坐了起來，搖搖頭。

「我看別再跑了，慢慢等機會罷。」韓麗倩挨着張秉煌在床沿坐下。「其實，我們有點積蓄，用不着你到處找事。」

「沒有工作，我會死得更快。」

韓麗倩把張秉煌的右手，放在自己的手掌裏，輕輕地撫摸着：「別固執，聽我說，乾脆你自己搞點甚麼，譬如，買架機器，開間小規模的彩色照片沖印店。」

「別人只收一毛錢一張，怎麼競爭？保管不到半年，連店租都沒法付。」

「餐廳生意你又不感興趣。」

「我想開間老人大學。」

「老人大學？辦大學不簡單，首先，政府不見得會批准，其次，你有多少錢？」

「我可以學中國清代的武訓，行乞辦學。」

「簡直太天真了，絕對行不通。你行乞，警察抓；你募捐，警察抓。」韓麗倩一個勁兒地潑冷水。

「那我該做些甚麼？」

「我想把餐廳轉讓給別人，反正我身體不太好，對這一行也做膩了。我們去雲遊四海。」

「你說得倒很輕鬆。」

「也許是的。秉煌，你把一切看得太認真，更重要的是，你把你自已看得太重要，所以你苦惱。」

電話鈴響了，是徐肇雄打來的。他告訴張秉煌，說報館又發生了工潮，編輯部排字房的工作人員要舒衍棋滾蛋，並準備隨時罷工。可是，舒衍棋獲得資方支持，採取強硬手段，決心對付要罷工的工會份子。他一方面叫李華南派出打手，對付工會的糾察隊；一方面要徐肇雄聯絡報館的退職退休人員，取代罷工份子。他以高酬為餌，認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同時，他也唱出漂亮的高調，要那些有了年紀的退職退休人員，抓住這個機會，表示他們寶刀未老，表示他們正是無限好的夕陽。

徐肇雄問道：「老張，你認為該怎麼辦？」

「我們不能做出賣工會份子的。」

「起初我也這麼想，但後來我卻另有主意。我們不妨答應舒衍棋，保證可以使報館明天照常出版，不過，我們要先拿錢。另一方面，我們暗地跟工會領袖聯絡，叫他們和我們演雙簧，讓我們通過糾察隊，進報館工作。我們駕輕就熟，及時發稿，排好大版，制好柯式版，等到舒衍棋等那批人樂得閉不攏嘴時，我們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制好的柯式版全部毀掉，然後大踏步

出報館，揚長而去……。」

「這不行，這太過份。」

「你就是這樣心軟，菩薩心腸。舒衍棋這傢伙到今天還搞這一套，你饒他，我可不饒。」

「算了罷，由他搞去罷。」

張秉煌掛了電話，對韓麗倩說：「徐肇雄要整舒衍棋，我勸他不要多事。」

韓麗倩輕輕地嘆了口氣，不說一句話。

「吃點夜宵，怎麼樣？」張秉煌望着韓麗倩蒼白的臉，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他想起他們年輕時那段甜蜜的日子，如今她仍然未嫁，青春早逝，而他也是個白髮鬢然的垂暮老人。

「不想吃，老沒胃口。」韓麗倩皺着眉說。「近來大便出血，而且大便次數很多，老覺得大便沒完。」

「我陪你看醫生，去看盎格魯醫院的美國醫生，他是個腸胃專家。明天一早就去。」

5

專家對韓麗倩的診斷是腸癌。這不僅是晴天霹靂，也無異是宣判死刑，對韓麗倩，也對張秉煌。腸癌如發現得早，還是可以治療的；其治療法不外兩種，一是開刀，割除患癌部份的腸，一是服藥。但兩種療都不是絕對有效的，張秉煌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六神無主，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當然，他必須瞞住韓麗倩，不讓她知道病況的真相。

「韓麗倩是你的妻子？」那

位專家醫生問道。

「呃，我是她唯一的親人，她也是我唯一的親人，我們相倚為命。」

「我看最好動手術。」

「沒有別的辦法？」張秉煌親眼看見他的一個朋友，因患結腸癌開刀死去。他不忍再看到韓麗倩重演這幕悲劇。

「當然還可以服藥。你大概從報上看到美國正在試驗新藥治癌的消息吧？我們跟美國方面有聯繫，也在試驗這種治腸癌的新藥。不過，我們這兒有難題。美國方面用退休的老人當試驗品，但我們這兒卻沒有這一類的志願人士。」

「新藥的療效如何？」

「療效的百分率是極高的，只是我們無法確定它的副作用。」

「如果我願當試驗品……」

「這，這牽涉到很多方面，譬如，充當試驗品的人，很有面對死亡的可能。」

「我不怕，我只希望為我所愛的人盡力，希望她活。」

於是，韓麗倩和張秉煌都進了盎格魯醫院。

韓麗倩的病況似乎頗有起色。她臉色不錯，精神也還好。當她知道張秉煌也在這間醫院留醫時，感到有點意外，但隨即恢復平靜。她想，兩個彼此相依為命的人能在一起，即使在醫院裏，也畢竟是樁好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之間，韓麗倩正住院三個月。她的病況不曾惡化，倒是張秉煌日漸消



瘦，顯得羸弱不堪。這天，韓麗倩走進張秉煌的病房，勉強裝出笑臉：「秉煌，我知道我患腸癌，我決定接受醫生的勸告，開刀。開了刀一定會好的，別就心。」

張秉煌有氣無力地點點頭。他明白他活不了多久，因為醫生告訴他，試驗中的新藥有太多的副作用無法控制。他望着韓麗倩

的清秀的臉，不禁淌下了眼淚。韓麗倩坐在床沿，把張秉煌的頭枕在她的膝上，說：「別難過，我會好的，你也會好的。樂觀點罷，瞧，窗外的夕陽多美。」

窗外的夕陽的確美，但一會兒就要消逝了。張秉煌微微抬起頭，目不轉睛地望着窗外那一抹金光燦爛的夕陽餘暉。

* 朶拉

一定不會錯

我把客廳收拾得整整齊齊，把所有東西放在應該放的地方，看起來舒服順眼。

他下樓來，把座墊當枕，沙發當床，就這樣倚着讀書報雜誌。

我不過到樓上去收拾房間一會兒再倒回來，整個客廳完全走了樣。

幾份報紙有些攤開在地上，有些丟置在椅子上，有一些在桌子上，至於雜誌，有一本在他胸前，有兩本放在他身邊，有三本擱在報紙上，有四本躲在報紙下，而他，早就睡得呼呼響了。

我目瞪口呆。

這是新婚後的第一個星期天。

在這之前，我完全不曉得他竟有這份「化整齊為散亂」的本領哩。

我告訴自己：「愛是不發脾氣，愛是不發脾氣。」

想到往後的日子還那麼長，我嘆了一口氣，然後提醒自己：「愛是恒久的忍耐。」

這些都是《聖經》上的話。

《聖經》上的話，還會有錯的嗎？

* 黃錦樹

樹

編按：黃錦樹唸大二時，老師見他的名字為「黃錦樹」，因而戲問：「黃甚麼樹？」這篇小說即是因一句「黃甚麼樹」而成章的。

前言

提筆想寫那一件事，不禁有些躊躇。心裏頭似乎有一種反對的聲音，雖不很堅決，可是卻足以影響我握筆的情緒，害得我老是寫錯字。到底那是我個人的秘密，在我心底也塵封了許多年了。說是「個人的秘密」，其實也不太妥當，到底我父母兄姐也曾參與，那如此真實的發生過的一件事。只是事情過後，母親爲了我的緣故，不准家裏任何人再提起片言隻字，除了她自己之外。這也難怪，身爲母親，孩子遭遇甚麼變故，她總要操心多些。而我，這些年來平靜的生長，一無異狀，彷彿過去的不幸不會在我身心留下任何印記似的。只是偶爾在寫自己的名字時，會身不由己的發出一聲飄渺的歎息。

1

那一年，我大概是五歲吧，活潑頑皮是不消說，胆子還大得很呢。我家只是「件」小小的木屋，蓋鋅板的，據說是父親年輕時的傑作。屋裏的樑柱全是從附近的叢林裏砍伐而來的。父親是獨子，不用鼻子想都知道那是他獨力完成的，那時，這種事情不必靠父親宣傳我也可以猜到。我家就在膠園裏，膠園又夾在別人的膠園和原始森林之間。所以舉目四望，連綿的樹幹無窮盡的攤開去，十分神氣。

原始樹林中的樹彼此擠得厲害，那些樹又胖又高，葉子又多，非常威武。林中常有果子狸、猴子、四腳蛇、山豬、眼鏡蛇等等到我們的園子來散步，我父母從來不講道理，見到了就殺，絕不留情。大概是仗狗勢吧？我家養了幾條狗，隻隻兇神惡煞，高頭大馬，滿口森森利齒；平時沒事幹就幫忙拔草，或彼此撲咬以消磨時間。有一回，一隻穿山甲被咬得全身鮮血，縮成一團，鱗甲紛紛剝落，連曾經面不改色的一腳踩死兩隻蟑螂的我都為之悽然下淚。礙於哥哥們好吃穿山甲的肉，我也不敢冒險替牠求情。至於蜈蚣、蠍子、蛤蟆等被誤踩而喪命的事，更是數不勝數。

2

那一天，我又走到這一片空地去。

這是我自己擁有的一塊土地，不管別人同不同意，我都這麼認為。這地方是我偶然發現的。就在中秋節那天，我和哥哥搶一隻鷄腿，搶輸了，挨了兩巴掌之後，哭着離開小屋，毅然闖進森林裏。在臉上、手上、腳上頸上幾處地方被野草割傷後，才發現的。長方形的一片土地，有小屋那麼寬，除了幾株矮草外，竟無一棵樹。軟軟的黑土，有明顯的顆粒，我脫了拖鞋，踏上去很舒服，用腳跟猛力一踹，就是一個兩寸許的凹洞。我覺得好玩，就用腳跟如袋鼠一般跳躍。

我怎麼也想不到這一回竟然會出事。

心情太惡劣了，心愛的「打架魚」從甕裏跳出來，肚子給「大鷄頭」啄了一下，我搶救過來時一隻已經快變成兩隻了。那「鷄頭」是二姐的寶貝，在家裏比我還受重視。於是我又悄然入林。

同樣的遊戲，我跳着。快到空地的中央時，突然兩隻腳深深陷下去，一直到膝蓋。我勉力想提起腳，泥中卻有無窮的吸力。我想用雙掌撐住地面，隻手卻驟然僵硬了。我想喊，嘴巴張不開。舌頭也麻木了。慢慢的，全身像着了魔似的，連吞口水、眨眼、呼

吸都不能了，可是我還覺得活着。我甚麼也不能做，可是我竟然還有「活」的感覺；甚至連心跳也停了。那種感覺十分怪異，於是，我一急之下，就失去了知覺。

3

醒來時已經入夜了。我想動。動不得。於是我知道我不是在做夢。幸虧我還保有視覺、聽覺、嗅覺及思考能力，否則真不知道怎麼辦。四週都是蟲聲，我只認得蟋蟀的叫聲。遠處還有聲聲蛙鳴（也許是蛤蟆在叫），還有「枯……枯」的鳥叫聲，我有點怕。我想，如果我能抬頭多好，一定可以看見很多星星。有一隻蚯蚓從我左腳拇指旁邊滑過，很癢。我身上，頭上、腳上似乎都長了些甚麼東西，風吹時它們在輕輕的搖着。

突然，我隱約的聽見遠處似乎有人在呼喚我，費力的叫着我的乳名。那聲音一會在東，一會在西，一會近，一會遠。有時同時從幾個不同的方向傳來，夾着幾聲狗叫。從傳來的叫聲中，我可以想像，父親一定是皺着眉頭，母親一定是背後藏着藤鞭，哥哥姐姐一定是滿肚子火氣。像以往一樣，不管給誰找到了，總是先被痛罵一樣，吃一頓痛打。所以我很怕讓他們找着。有時夜裏偷跑去捉螢火蟲，最後總在父親的床底讓他們找到。我愛爬的那棵樹，愛捉魚的那條水溝，愛徘徊的那口井……我想他們都找過了。這附近沒有人家，但我想家裏一定有人會沿着小徑一路找出去，我想他們更怕我溜到城裏去看汽車。他們常說路上有壞人，我才不信。那一次溜出去給一個過路人送回家，雖然父母不在，卻挨了哥哥一頓藤鞭。打到我躲到桌子底下，哭啞了，還是被拖出來，見血方休。後來我抱着桌腳哭，還被令「不准哭出聲來」，因為他要「溫習功課」。他唸書時，弟弟妹妹連放屁都不准。黃昏時父母工作回來，聽過哥哥加油加醬的報告，晚飯後又輪到母親動手修理。

附近的膠園他們一定找遍了——我平時就喜歡光着腳到處閒蕩，手拿塑膠袋，撿橡膠樹的種子玩，或挖螞蟻窩，或坐在樹下等蚊子來咬我，再一掌打死，收集蚊屍好餵魚。父親在園子裏種了許多楊桃、芒果、紅毛丹、水蓊、木瓜、番石榴等等，不回去吃飯也餓我不死。想到這回他們必定找不到我，我不禁有一種淒涼的快意。

4

很久以前，我就聽母親說過，在大芭裏，在樹叢中，偶爾會碰見一小塊沒有樹木的空地，連草都不大長。聽伐木的工人說，那地方必定是住着山神。伐木工人在林中遇到這樣的空地，他們的工頭就會自然地拿出隨身帶着的香燭，一起跪下求山神保佑他們平平安安的做完工。也有人會向山神求萬子，中了馬票就替山神蓋間廟。據說有人不信邪，不肯向山神祈平安，工作沒幾天就給樹桐壓死了。所以工人們不歡迎不拜神的人和他們一起工作，怕被拖累。鋸木工人還有很多禁忌，至至在林中大小便前得先唸「閃啊，閃啊」，以免誤中山神。

是山神和我開玩笑嗎？

夜漸染，我覺得冷。好像有聲音往這個方向走來……是真的，越來越近了。好像是三姐的聲音：「中午的時候我好像看他向那裏走去。」

「豆鬼仔，去那裏從來不講。」爸爸說。

「這次給我找到，藤條給他吃到飽。」媽媽說。聲音更近了些。

「皮生鏽，一天沒敲鏽，胆子就生毛。」媽媽說。

「不知道跑到哪裏去死。」爸爸說。又近了些，夾着鎌刀撥草的聲音：

「不知道會不會給那種東西咬去？」三姐的聲音。

「拍，」然後是哭聲。（多嘴婆吃巴掌。）

「不准哭，哭包。」大哥的聲音。

我很害怕，這回給他們找到了不知道會怎麼樣，這時：

「爸，你看。蛋土里好像嗅到甚麼味道。」二哥的聲音。

「沙里，亡加里，多米好像也嗅到了。」大哥的聲音。

然後，我見着了手電筒的亮光。看到母親手裏的藤鞭時，我差一點暈過去。

「好像是阿材的衣服，怎麼掛在這裏？伊郎呢？」三姐的聲音。母親的手電筒照着我。

「啊！」是母親的聲音。

「全部人跪下來，快。」母親說。

5

……神啊，請你多保佑……我的兒子姓黃名××……請你看伊年紀小……不懂事……求你原諒他……我以後一定好好管教他不讓他亂跑……只要你讓他變回原本的樣子……我一定殺鷄殺鴨來拜你……

可是我仍然一動也不動，母親又重覆的唸了幾遍。父親不耐煩了，率先站起來，所有的人也都陸續站起來，掃去膝上的泥土，走到我面前來。

「怎麼會變成這樣，」媽媽哭了，摸着我的頭，跪了下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母親掉淚。一對雙眼皮的大眼睛，眼角往下拉，眼淚稀奇的多，看起來很可憐。

「怎麼會變成柴頭，」父親小聲的嘆着氣，我可不明白他在說甚麼。

「眼睛，耳朵、鼻子、手、腳都看得出來，明明是他，就是變成了柴頭。」大哥驚訝的說。

「還有葉子啫，」三姐的聲音。

「呸。」打頭的聲音。（多嘴婆又挨打。）

「妳好像很高興？」二哥的聲音。

除了母親是跪着外，其他的人都蹲着。摸摸我的手、腳、我的臉、我的頭……。母親手上的藤鞭早就丟掉了，口裏喃喃的直求上天保佑，眼淚更是沒有停過。

「我回去拿鋤頭來，將伊鋤起來，扛回去，再想辦法。」父親的眉頭打結。

「不可以，」母親說。「你看伊全身都是葉，說不定全腳都是根，你將伊鋤起來，要是弄斷了根，那不是害死他？」

聽到這裏我才明白，原來我是變成了一棵樹。我想哭，又想笑，可是發不出聲音來……。

多少個月了，每當下着大雨時，我從父親房間的窗子往外望，雙手緊緊捉着鐵柵……雨中的樹是最古怪的傢伙。在白色的雨中，在呼呼的風中，是那麼的冷。而雨中的橡膠樹……我每次跑去淋雨回來總要挨一陣打，有時我想，不如讓我變成樹算了，用不着和哥哥姐姐吵架爭勝，也用不着天天挨打……高高的樹看着我們一個個長大，卻從來不說甚麼……尤其是屋旁那一棵五個我都抱不完的，樹上還有「老鷹巢」呢！我希望我是林中的一棵樹，反正沒有朋友，也不用人家養，自己長大，自己枯死……。是的，我多麼羨慕林中的樹，雖然他們從來不說話。

6

他們在我身旁用木條和蓬布草草搭了個陋舍，大哥二哥來來回回跑了幾趟，還帶了蚊香來。看樣子母親準備留下來陪我。我還是露天站着，「樹要浸露水才會長得旺」是母親常說的話。爸爸和姐姐咕嚕了幾句就回去了。父親是理智派，不論孩子發生了甚麼事，他都很冷靜，冷靜到幾乎不在乎。媽媽在陋舍裏鋪了草蓆，點了盞煤油燈，坐着，目光空空洞洞的望着我。大哥和二哥陪着她，各持長刀，守夜。這樣的林子裏，毒蛇是最常見的一種爬蟲。

母親一直禱告，唸唸有詞。在晚風中，在昏黃的燈火裏，在她的淚光中，我悄然睡去。

7

第二天一早，我醒來時發現母親已不知所踪。兩個哥睡得很難看。我想動，才發覺一切都不是夢。我想母親也有同樣的感覺吧？醒來時發覺一切都非夢。

我的精神很好，也許是吸收了露水吧。眉心、鼻尖、雙唇也都長出了圓圓的葉片，還微微上翹呢！腳板有點癢，很多蚯蚓在鑽來鑽去。好些紅螞蟻從我膝蓋爬上來，鑽進褲襠裏去，看樣子是有意思在裏面結個巢。我真後悔穿短褲，其實我也沒長褲，母親說我太會把衣服弄髒。喜鵲飛到我的頭上叫，蝴蝶在我耳朵上歇息，蝸牛爬上我的背，偷吃我身上的葉子，粘粘的怪難受。最遭的是，我最討厭的那種蜜蜂——常常在屋樑上用濕泥做巢的——在我鼻孔裏塞滿了不能動彈的蜘蛛，還封上軟泥。幸好我的嘴巴是閉着的。

在濃露中，眼前的大樹彷彿是無根的，飄盪在空中，在白茫茫中懸着。有些涼意。到處依然是蟲聲鳥鳴，我看到一滴露珠從我鼻尖滑落。

突然有一種迷糊的感覺，頭有點暈，眼前的景像剎那間全部變成黑色……耳際好像響起了陌生的聲音……

後記

中學畢業後，我曾在一位女同學的紀念冊上抄下這樣的一首「詩」：

倒立。
唉，我早把頭栽進水裏去了
而背上枝葉濃蔥
雙眼恒望向水底深處
屁股也開了花

我已許久不見日昇日落
故人底音容當然也陌生了
伸長了黑鬍子竟不知掏些甚麼
雙手已退化了
頭抬不起啊

如今我是浮萍
而我曾是一棵樹

後來我很擔心，我怕她看不懂而拿來問我，那我就露出馬腳了——幸好她始終沒來問我——也許她看得懂。坦白說我不知道我要表達甚麼。是這樣的，「詩」中的第一句是自己冒出來的（所謂的「靈感」吧？），

書訊

陳雪風的《無葉的果實》

*謝雲雨



書名：無葉的果實
著者：陳雪風
出版：十方出版社
日期：八九年七月
頁數：一七二頁
定價：馬幣六元
發行：白屋書坊

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O. Box 11848,
50760 K Lumpur, Malaysia.
Tel: 03-2327412

我提筆寫下；未寫完，第二句又冒出來，未寫完；第三句又冒上來……是以成篇。這種自己要冒出來，連我也看不懂的「詩」，無以名之，因此稱之為「狗屁詩」。

這一篇文章恰可做為「詩」中的最後一句的「腳註」。其實，在初稿裏後來我真的變成浮萍，現在我將它刪去了。變成樹已經不得了了，何況是浮萍？而且我已經年齡大得經不起再改名了。

這可以算是源自「黃甚麼樹」的一連串聯想吧？

陳雪風是文壇老將，曾用陳舊、郁人、梅雨天等筆名，現任《南洋商報》副刊主任。其新著《無葉的果實》是部散文集，卻非純粹抒情散文，有一股雜文的味道。陳雪風有話直說，不要花巧，不作華麗裝飾，其文章就像「無葉的果實」一樣，赤裸裸呈在讀者面前。本書分三輯，即「不忘懷鄉」、「緣之啓示」及「遊思點滴」。「不忘懷鄉」寫的除了對麻河或咖啡店等的雜感，還提及大馬文壇的是非恩怨；「緣之啓示」寫的多數是關於來訪馬新的名作家；「遊思點滴」是旅港台韓日的遊記。

走味

*唐多加



關於章天爲甚麼離家，說法不一。鄰居裏幾乎沒有知道的。平常除了上學放學，章天很少站在門外超過五分鐘。見了人也不懂得打招呼，實在跟人家的眼光對上了，才靦靦地笑笑；臉色黃黃的，黃而僵硬。

所以章天不吃木瓜。木瓜吃多了，別人都沒事，她的情况卻很不妙，兩隻手掌黃得像金紙。這個黃，章天覺得極不高貴，有點——下流。

真的無法接受自己，屬

於自己的東西似乎沒有一樣比得上同學。從小，臉上就鋪着淡淡的一層雀斑。雀斑很不好嗎？不知道，不喜歡就是了。學校上到有關色盲的課，頑皮的同學涎着臉拿她來做測驗版。章天先是縮一縮脖子，一閉上眼睛，兩顆飽飽的水珠就從眼角擠出來了。這些人死後要剝皮的，一定剝皮的。

同學就說她開不得玩笑，可是玩笑不一定要這樣子開法。章天很哀傷，以後都不給人湊近看她，連鏡子也不給。反正頭髮齊自長，是

真的好頭髮，在風裏順一順就整齊了，勿用梳。

章天自己倒不認爲頭髮怎麼好，這麼短，這麼難看，還能好到那裏啊？

不像一些人的十六歲，章天並不忤逆。父母親講的話，她不見得都聽得進去，可是也不頂撞，最多做個類似「不知道你在講甚麼」的表情，自己讀書去了。章天不尊敬他們，他們不值得尊敬。

離家那天，是章天的生日。一個人的生日到底爲了甚麼會重要到需要慶祝的地

清清。既然可以這麼像一個人，就可以像愛自己那樣去愛人。

章天愛自己嗎？

離家才兩天就回去了，流連在外很辛苦。

白天在街上一家一家商店去逛，人那麼多，到處都在吵鬧着，還被人摸了一把屁股。章天有點遲鈍了，轉過頭去看是誰，只覺得所有人都不像是會摸人屁股的。就算讓她看出來了也不怎樣，至多瞪一眼。難道還能殺死他曬乾他磨成粉灑在地上跳扭扭舞？

沒有用的，做甚麼都是沒有用的。

晚上睡在同學家，人家父母不高興得要死，搞不好被控告拐帶未成年少女，誰知道這個女孩子家裏是做甚麼的，好端端不睡自己家，可見好人有限。

同學基於一種不可靠的同情收留她，新鮮刺激，裏面好奇的成份很大。追問章天爲甚麼離家出走，章天沒有說。

章天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因爲剛好那天她生日，剛好那天《通書》說宜出門，剛好那天美國換了新總統，剛好那天天氣不錯，剛好那天想走出來。

很多事情是過後回想才知道有理無理的。家一直是那個樣子，靜的時候靜到極點，吵的時候吵到極點。這麼久也差不多習慣了。行經

前一個星期通常比較難忍受吵鬧，書上說是自律神經失調。這次離家，說不定就是因爲月經要來了呢？經前情緒低落是正常的。說不定是——不會吧？

想嚇死那兩個大人，跟他們玩捉迷藏。

章天的媽嚇得比較厲害，電話打來打去，遠親近戚都查問過了。章天忽然風行起來，像一首流行歌曲，在那些人的耳中口中傳遞，又快又順口，旋律通俗，詞句易懂。

是，就是那個吳章天囉！表表表姑媽之女。

章天沒有任何電話地址簿，親戚那邊沒找到人，她的父母就完全沒了法子。

居然就放棄了，認了命；爲民服務的警察可真得空。

凡事不肯堅持的人，是多麼的可怕、涼薄、無能，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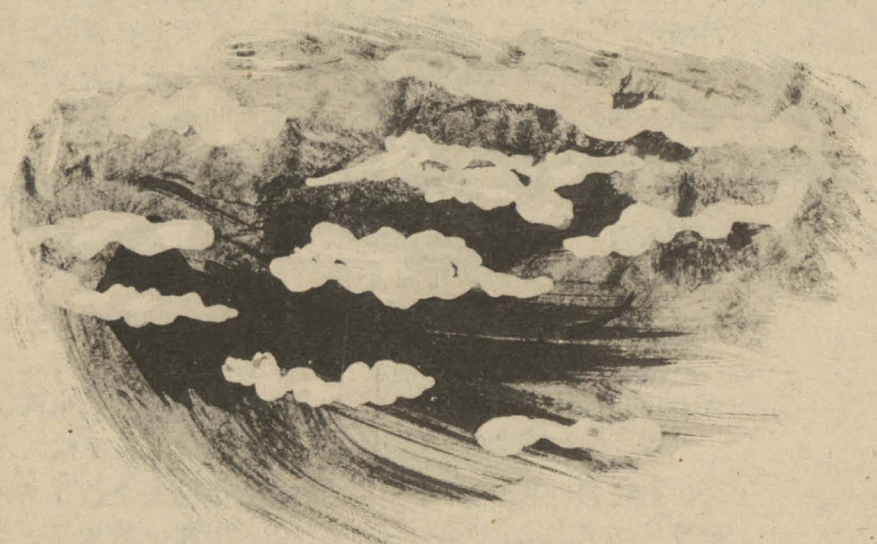
過兩天母親放工回來就看見章天躺在雲石地上。天熱，章天穿着薄薄的又是背心又是內衣的小衣服，溫騰騰的睡着了。

章天偷偷睜開一隻眼睛看着媽媽，她早一陣風旋進浴室去了。皮包留在沙發上，看樣子等一下還要出去。一包 kent 擱在茶几上，章天拿起來抽，她很會了，已經抽了兩三年散煙。

在浴室門口跟媽媽說話。你的香煙已經走味了，媽媽。

雲想

*夏紹華



1

(似乎是要下雨了。)

正朝往吉隆坡的心臟速馳去時，面對一弧蒼穹的色彩，我用猜疑的眼光去推測。用猜疑的眼光去推測是無可避免的，因為眼前向我迂緩移近的畫面，散漫着一片教人頹沮的灰，尤其是那座以鋼鐵籽子繁殖出來的新森林的上空，永遠踞蟄着不褪化的灰濛，像一晨蒸發不掉的乳霧。啊！一晨蒸發不掉的

乳露！如果它有雪絮的皓白，如果它有驟雨瓢潑後的瀏爽，這種綺想會給感覺帶來高度馨涼，胸腔中的蝴蝶也會更輕盈地晃翼紛飛。但沒有，它沒有。皓白是虛構的，瀏爽是已變質的那種，因為每一棵霧氣都囹吞了不少鉛粉，黑色如炭屑的鉛粉。

鉛粉，其實很早就滲進來，從怠懶的雙腿，從萎縮的纖肌，從恣傲的煙管，從急轉的輪胎。有一陣子很憤怒的把文明揪出來，向它拷問、迫供，要它對人類抱歉

及解述，為何要把鉛粉大量地排泄出來。後來才知道文明是無辜的，工業是無辜的，機械也是無辜的，犯了污染罪的竟是人類本身那一顛殼的腦漿與經絡。

我終於結束了自己的追蹤尋查，我知道再偵查下去也不會有什麼解決方案，肆意破壞是人類生來俱備的性格，扭曲現實和欺詐剝削，更是人類比禽獸優越的特質與精髓，而我只是這一族群中一個微渺的單位，孤立的抗議與控訴，能改變甚麼呢？

2

(可能快要下雨了。)

正朝往吉隆坡的心臟速馳去時，面對一弧蒼穹的色彩，我用猜疑的眼光推測它。雖然我的斷定只有二份之一全對，但很明顯的，雲開始把頭垂俯得很低很低。請不要在這個時候這種時空染髮啊！我心裏喊。雲，確實有想染髮的趨象，萬丈曲髻繞纏的髮絲雖未黑盡，但已漸漸呈灰，開始無端端地湧冒出一簇簇斑駁醜陋的墨團。這些墨團，使我有勇氣把信心交給決定——應該是要下雨了。我驀然感到很驚駭，看着縝縝密密的鉛粉爭先恐後地攀附住雲的髮梢，擁擠地坐在小小的鞦韆座上搖擺猛盪。我很害怕很快地髮絲就會被扯斷下來，不是一根根，而是一束束地被扯斷下來，因為我沒帶雨衣。

很多時候，一些人總會在你出其不預的時候操縱一些事情，讓它發生；然後抓緊你驚慌失措那一結舌間的沉默，咬定你已順服與同意，把事情鑄成定局。待你徹底甦醒過來，知悉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時，一切已經太遲了。我們，就是時常犯上這種半意識介乎於疏忽和被哄瞞之間的謬錯的民族。譬如當校長的父親，輕輕地和新上任的主任握手後，用一些美麗的中文串成一套漂亮的歡迎類式的詞句送過去時

，那位黃膚、黑眼的主任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父親猛然頓悟他是不會接受這種禮物，因為他不會明白這禮物到底是甚麼東西。結果父親對他說一口破碎不堪的國語，斷斷續續中舌頭纏結住，讓對方在極謙遜的微笑中搬出一連串的詞藻，給父親選擇連接下去。能怪父親嗎？三個月前的一封調職信只交給父親一個三個字的姓名，又沒特別聲明他「不懂母語」，怎能怪父親呢？牽住這間只有三四百名學生的華小走了二十多年，父親根本沒有準備去用外語和同事交談，因為他不曾料到會有這種局勢的一天。我也沒有準備，雖然我偶爾會料到。但我沒有準備，是因為本身猛踩出一滾鉛粉煙時，徹底看不出雲會有想染髮的心情，因為這幾天雲已痛痛快快地洗了不少次的澡！

3

(應該是要下雨了。)

雖然我的斷定只有二份之一全對，但很明顯的，當我的髮觸到吉隆坡心臟的躍動時，感應上估計雲的髮條愈瀉愈低了，一撮撮，一把把的施壓下來。無意中，在一閃隨瞥間，我看到遠處山坡上覆覆疊疊映掩着天空一角的翠綠之後，天后宮弧旋彎上的屋宇，畏畏縮縮地露出來。雲的髮條，確實是愈

瀉愈低了，差點就集體臥伏在那淡青色的磚瓦上。如果記憶沒有欺騙我，天后宮彎月的頂樑是盤踞着一對龍鳳的。如果記憶沒有欺騙我，那對龍鳳的風姿是綽越宏偉的，英勇中帶點不屈，瑰麗中帶點不撓。如今，雲的散髮越攏越近了，他們對這種兆象做好準備了沒有？萬一雲的粗髮真的繃倒下來，他們準備騰飛到那兒去？可是，如果記憶沒有欺騙我，那對龍鳳與屋簷的幹樑已鑄烙成整體，他們已被註定要廝守在那兒，只有那兒是他們唯一的長空，唯一的陸土。雙翼雖早已被折斷，連夢也長不出翅膀，但只要勇敢地抬起頭，依然會有一片藍天可以瞭望；只要堅決地跨開步，仍舊會有一時土地可以紮踏。可惡的是，雲的髮絲卻愈長愈稠濁，愈傾愈低斜了，那一片蒼穹已隱隱約約的將被充塞淹沒。

雲染髮的速度是令人憂慮的，但他們是應該做好準備，策劃如何去克服，商確如何去迎刃而解，現在或未來的挑戰。那時就算雲的髮根真的兇兇狠狠地跌落下來，至少還可以用手去庇護自己的眼睛、耳朵與嘴巴。不然，雲髮化成水後很肯定的將會先把這些孔竅注滿，使你要看甚麼，要聽甚麼，要講甚麼，都不屬於你最基本的主權。接着，眼睛、耳朵與嘴巴的自由，會紛紛失陷。

4

(一定是要下雨了。)

感應上估計雲的髮條又瀉落了幾公分，一撮撮，一把把地舒卷鼓盪着。偶爾飄落幾根髮絲，落在單車的鏡面上，濺開一碎水花。我其實還是很擔心，就算那對龍鳳早已做好準備，我也還沒做好準備。其實是不該再上雲的當了，要染髮，不要染髮，都應該把雨衣丟進鐵籃裏，帶在身旁的；其實早就應該摸透認清雲的性格與嗜癖，那種出爾反爾，那種靜中帶亂，那種順理藏逆的脾氣與做風，早十幾年就應該洞悉明瞭了。只是像我這種年紀，甚至更老的，總有一些不免會疏忽，不免對雲的趨向與性格懶得去細讀、關注與分析；認為花精神費時間去偵察雲的每一跨步和舉動，去揣摩雲每次染髮後所影射的觀點與陰謀，是悶、愚蠢，及無關痛癢的。

當我像魚一般洩進吉隆坡的心臟時，在馬行大廈與達雅布米的峯頂，我看到雲的髮色已徹底墨黑，彷彿幾十隻烏賊匿伏在裏邊潰溢無止盡的濃汁。只是它的色澤顯得格外光亮鮮明，髮絲的散佈與排列都極協調工整，像一匹柔滑酥軟的黑綢緞，溫存地罩下來。如果感覺沒有對我撒謊，這些髮絲與剛才佔據天后宮上空的有異大的差別，它顯得紊亂無章，

有點邇逼、敵意、苛毒，像恨不得能把那對龍鳳即刻刮捲走一樣。但我無法肯定，雲確實是有這種反應，或只是深長的深長的憂鬱焚在眼裏形成一場錯覺，因為雲，是精於佯裝與虛偽的。

我把單車泊在中央藝術坊前。我看到車輛不停地從四面八方匯入車河，阻塞着公路，像一團癡血塊在血管裏怠緩蠕動，偶爾輕輕向前抽移巔簸，偶爾尖銳地嘶出刺耳的嚎叫。眼前，是湧動的人群，有些像在操練，有些像在漂浮，在這咖啡也似的煙波裏，以受毒素的鉛粉飼養胸中的蝴蝶不是一種虐待，而是一種必然。受毒素的鉛粉啊！在這座雲翳穿套的城市，清鮮的空氣已不復存在，就像一座自由的樂園已不會再出現，百靈鳥的噪喉只允許啼唱某些悅耳的歌曲，詩人的筆尖再也無法任意抒發隨着之思流露的詩句。自由的定義，已開始被無孔不入的鉛粉腐蝕，被高樓大廈的線條扭曲……。

5

(就快要下雨了。)

偶爾飄落幾根髮絲，落在單車座上，濺開三四碎水花。感覺中，微濕的雲髮像厚厚密密的棉紙，把陽光吮吸，滲透下來的是冷冷澹澹的那種。風，接着刮起，刮

起一些塵垢、紙屑，塵垢、紙屑頓時在半空騰飛、翻舞，翻舞中，我掩住鼻孔，向藝術坊的入口走去。沒走進去前，我總有仰望達雅布米的習慣。是習慣了，總是改不掉，反正也不是甚麼惡癖。

是習慣了，所以便抬頭眺視。這座如象牙雕砌起來的大廈，要盡望它整幅聳立的巍峨與壯觀，就要放大頸項的曲度，放大頸項的曲度很快就會彎出酸痛來。但，我在學習忍受這種熬驗，加上這次雲的教訓，我愈覺得自己以韌性的耐度和堅固的毅力去承擔是必要的。尤其是像我這種年齡，或更年輕，或較老的，都應該準備去全面抵抗這股痠楚，以便可以把頭高昂得更久更穩，不致於很快地就俯首，一副委曲求全的姿態似的。委曲求全，是含蘊着絕對的恥辱性，尤其是正視面對這座大廈與黑色的雲，委曲求全只是一把朝往自己胸膛的紅心戳插的匕首啊！但，我的頸項仍然很快的就痠痛了。我知道自己應該學習如何去堅持的，在每次抬起頭的時候，因為年輕不是頸項羸弱的理由，更不是頸項自然會更快發痛的藉口。但，我的頸項依然很快的就痠痛了。在仇恨中，我儘量把頭垂下去，不低過雙肩的高度，至少我的頭沒有鞠躬的機會，尤其是正視面對這座大廈與黑色的雲，鞠躬，也是一把朝往

自己胸膛的紅心戳插的匕首啊！

正要跨進去時，我看到有一輛黑身暗鏡的「平治」，駕過達雅布米的底前，前後緊隨着四架刑警的白色單車，很像四隻機械玩具狼狗，在狂吠着，在驅趕其他人舖下順利的通行。在車子裏頭的，我懷疑不是人類，一定是外星球飛來的異形，或是類式的高級智慧，高級結構，高級有肌理的生物。因為我始終堅持，現在到永遠，如果你和那群被驅逐的人有同樣的構造與外形，無論膚毛的顏色有何異樣，無論宗教的信仰有何差別，大家，全地球的人類，都應該站在權力平等的同一條線上。你若走在前面，自在無阻的走下去是你的基權，除非是你本身緩低時速，或其他人增加速度，不然，沒有任何一個與你擁有同樣組織的生物可以喝令你停下來，讓他恣肆地大搖大擺超越過去。所以我深信車子裏頭有的一定不是人類，因為他的做法已塌毀這種疇範。可是，我的天！車子裏鑽出來的竟也是兩隻手兩隻腳匍匐着走路的人類啊！他和我身上每一部份的造型是一模一樣的，不同的是他戴着一頂很特殊的帽，一頂雲的髮條也喜歡撫拂的帽。驟然，我對擁有這項帽的特權，感到悚然與無奈的憤怒。

我還是走進藝術坊了，不忍去想像當這種特權賁漲得和達雅布米平肩站在一起的時候……。

6

(應該是下雨了。)

在藝術坊裏，我可以聽到雲的髮條落在地上，落在屋簷，落在牆壁化成水的聲響，很吵嘈，很放盪。因此我有更強烈的理由逗留在可避風遮雨的屋頂下，突然，我想起若果不是雲髮在攔斬着陽光，達雅布米的身影其實正在疾遽地向這兒壓仰下來。接着我又想起那張趾高氣揚的臉龐，那頂帽的特權，這場雨的蓄雨與出發點。呼吸，變得有點詰難困頓起來，心中的寒慄與恐悸正在伸展、蔓延。我霎時領悟到今天只是雲的一場遊戲，在刺探與統計我們——這一群時常犯上種種半意識介乎於疏忽和被哄瞞之間的謬錯的民族，今天的立場是甚麼，站在甚麼地方以甚麼角度去觀察自己的舉手投足。其實，雲依然永遠會染髮、脫髮、長髮，然後又再染髮、長髮、脫髮，為何自己要逃避呢？難道打算永遠逃避下去嗎？我們，到了這個地步，這個局勢，只有對雲詭譎的變化做好準備，或用滌洗不褪的意志和信心去面對它。

7

(下着雨。)

我速馳在遠離吉隆坡心臟的公路上，可以聽到雲的髮條落在手臂，落在馬路，落在單車身上化成水的聲響，很吵嘈，很放盪。髮絲在我肌膚上化成水時有一股沁骨的凍涼，但我對自己有迎戰如箭的髮絲的勇氣感到滿足與驕傲。這場雨，甚至未來的每一場雨，其實是不應該讓它有機會把我們生活的方式與節奏搞亂的，不應該讓它阻止我們繼續演說、寫詩，甚至跳舞。所以我們要預備雨傘，或雨衣，就算是沒有準備，就用自己的體力和精神去向它較量，因為淋一場濡雨最嚴重也只是患一床傷風，但不會殺死你所擁有的全部。最重要的，是千萬千萬不要躲進達雅布米的陰涼中，裏邊是美麗的，舒適的，但不要忘記，雲長髮需要的營養是那兒運輸供應的啊！

8

(依然下着雨。)

我班的班長

*阿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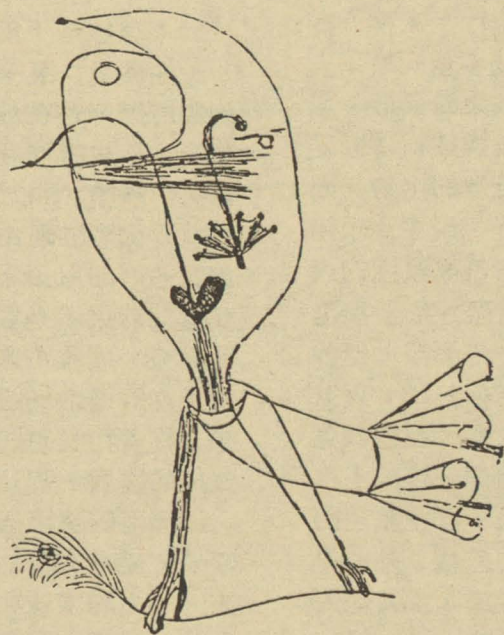
新葉篇

凡教過他的老師都會豎起拇指誇讚他，說他乖，說他好學，說他肯努力。連他的母親都說：「對於這個孩子，我根本不必操心。放學後，他會自動做功課；考試前，他會預先做好準備。老師吩咐的話，他從不敢違命，百分之百的聽從……。」

你說，這樣的學生，一班能找到幾個？今年，我當上了他的級任，他則當上了我班的班長。誰知道，才不過上任幾天，他就打退堂鼓，寫了一封辭職信給我。信上寫道：近來，我很忙，我想不要做班長了。我每天都忙得很，沒時間玩遊戲，覺得很煩悶。希望老師不要怪我，請您再選另一個班長，您可以選某某，他曾經當過班長，做起事來很有經驗，他會是個負責任的班長。

讀了信後，我約他在課後好好談談。原來這是他第一次當班長，簡直不曉得如何控制班上的秩序。結果班上一吵，影響到隔壁班上課，老師一過來，首當其衝的總是班長。有的老師甚至警告：「如果我再聽到吵聲，我就先處罰班長，才來打你們。」這一嚇可不得了，精神上的負擔太重啦，難怪他不想幹了。

還有，他胆子小，講話又口吃得厲害，每每要見老師都要多拉一個同學作伴。我禁止他這樣做，大概這令他很為難呢！況且當上了班長，時常要面對老師或校長，他一緊張就口齒不清，臉



都漲紅了，仍然詞不達意。（他的文章在班上可是數一數二的。）沒有耐性的老師見他吞吞吐吐的，講了老半天仍不知所云，少不免會責怪幾句，想必這又是令他不幹的原因之一。

談話中，我一直鼓勵他，希望他試做一段時期再說。他推辭不來，只好勉強將重担接下。老實說，班長這職位的確不好當，工作繁重，班上若有事情發生，第一個糟殃的准是班長。再說，要管束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頑皮小子，可真頭痛哩！

如今，已經一學期過去了，看來他已漸漸勝任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前陣子，他在週記上

這般寫着：我能繼續當班長，都是因為老師的鼓勵，謝謝老師……。

夠了，只要他這句話，我已感到非常欣慰。現代的學生只會埋怨，不懂感恩。老師費煞心思教導他們，他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又有誰向老師說謝謝了？

班上的同學雖然偶爾會欺負他，但是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讚他為人公正，辦事認真。他非常單純，有時我喜歡逗他，瞧他微張嘴巴，搔不到後腦那幅楞楞的表情，着實可愛！他就常被我逗得結結巴巴的，話也說不清楚。

唔？一個討人喜愛的孩子。

家

*穿風

新葉篇

我一直渴望自己擁有一個家。這廿多年以來，我未曾體會過家的溫馨，家的幸福。也許你會竊笑，也許你會明白，但你始終不會瞭解那種沒有家的心情。從小，我母親把我寄養在阿姨的家，那時是甚麼年代我記不起來。其實這是我逐漸長大後才得知的一件事。我只曉得阿姨是從小把我扶養起來的恩人，她不辭勞苦的教育她自己孩子的當兒，也給予我無限的安慰和輔導。所以我和表哥表姐們一同成長。

現在努力回想起來，我的童年過得還算多姿多彩。鄉下的孩子的遊戲數不盡，阿姨家後有幾畝稻田，每年的十二月稻禾成熟了，季候風也吹得很猛，於是我們就有結伴放起自製的風箏的玩意兒。我最怕學校開課的日子，我真的無法忍受其他同學嘲笑我是個沒有媽的孩子的情形。所以我常常和同學打架，然後給老師鞭打，那種撕心裂肺的痛楚我久久不能忘懷。我那堅強與孤僻的性格，我想是在學校時期培養而成的。

那段求學的日子，我經常希望能避開其他的同學，

我學會了逃課。我會跑到學校不遠處的一間破屋裏，在一個角落攤下一張方格紙，然後坐在那兒尋思。我會發問老天，為甚麼我始終要成為別人的笑柄？為甚麼我沒有自己的母親在身旁？但我並沒得到明確的答案。有時候我會哭，眼淚流過後我就感到心裏舒服多了，這一刻，我會得把模糊的眼睛擦亮，讓視線透過破爛的窗口，飛翔在一望無際的田野裏。但最後我總會帶着迷迷茫茫的心情回家。

阿姨所以會知道我没上課，是因為見我没和表姐們一起放學回來。我常比他們早回家。我沒有撒謊，我情願給阿姨打罵也不肯向她撒謊。不過她並沒有打我或痛罵我，她知道我在校裏常被欺負，所以她總會以很溫和的語氣來開導我，使我在那段日子中突然的成熟起來。這無數的鼓勵讓我有信心，使我可以勇敢地挺起胸膛來面對別人的嘲笑。但難受的眼光沒有令我釋然於懷，其實我發現越是表現得堅強，我的內心越是自卑。

雖然曾有一度我纏着阿姨，要她告訴我母親的去向，但只要見她流了淚，我的心頓時便軟化下來，她只告訴我：「等你長大後就自然會明白。」可以說，幾乎每一天我都在切切盼望自己快快長大起來，因為我真的很希望能知道我的身世。

如今我終於盼到了長大的一天，歲月並沒有使我忘懷那一段痛苦的日子，雖是已經習慣沒有媽媽的生活，可我怎麼也不會放棄要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的念頭。後來我真的知道了我的身世之謎，我知道到底為甚麼這些年來我必須面對那種折磨，為甚麼母親被迫把我寄養在阿姨的家。我母親出現的那一年我十七歲，第一眼見到她時，我發覺她滄桑的面容充滿無限的衰愁，彷彿有很多話要向我說，但又欲語還休，難以啟齒。過後我果然深深瞭解到，何以當年為甚麼會造成家變，甚至搞到妻離子散；這一切都是由父親造成的，他是為了別個女人而棄下妻兒不顧，僅讓母親這受驚過度的弱質主婦，承受這種人性無情的打擊。母親在家計失落的處境中，唯有把我寄養在阿姨那兒。

後來在親朋戚友的建議下，只好強忍着本身的肉骨離散，自身飽受委曲的當起別人家的家庭女傭來。我記得那天我親自送母親到巴士車站，看着她跨上巴士，看着無情的巴士載着她朝着遠方前去，那一刻我感慨萬千，眼淚不禁順着臉頰流了下來。多年後的今天，我斷斷續續和身在異地的母親保持聯絡，不管是不是造化弄人，渴望有個家的念頭深植於我心，我要努力達到這個願望。我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

周清嘯詩二首

他在燈下苦讀

雨歇，天微涼
想遠方正值深冬時刻
或許有股寒流
自海上凜凜捲襲而至
若他仍在燈下苦讀
薄弱的身子是否加了衣？

此岸去彼岸，路程有多長？
千山之外，音訊如何傳遞？
世上的聚散是一場雲煙
轉眼間皆成失落的夢境
清晰而模糊，叫人望斷
也尋不回一些痕跡

雨過天涼，宛如秋意深重
我在此國度，只能攫取陽光
終日上班下班，已沒有多少
酒醉浪漫的情懷
畢竟鐘響已杳，挾書的日子已逝
想起他仍披着夜寒露重的
風衣，在四季流轉中
抖落身世的苦難，化成夜夜的苦讀……。

帶妳去……。

很想帶妳去一處地方
有風、有樹、也有
一座小小的山
讓我帶妳登高望遠
看山巒遠遠迤邐而去
看屋宇近近毗鄰
看白雲聚散、樹葉搖影

若在夜晚帶妳去
山下簇簇燈火、萬千人家
各據一方、明滅如不息的話語
照耀一幅繁燦的人間
那是我們安生立命的地方
蘊藏着各自的喜樂和憂傷

決定帶妳去那處地方
平靜而溫馨地眺望
在小小的山上並肩而坐
看夕陽在山那邊沉下去，暮靄升起
看人間燈火天花般點點而開

終於帶妳上山、在夜裏
月光下爬上小小山坡
妳的手心沁涼微微，正如我
立在小山上看燈火
妳總愛猜，那閃爍的星空下的
故事，是否屬於妳，和我……。



六月十日在台北

校園的路，白布條
幡招
衆多的黑袍

畢業生的隊伍
像送葬的行列

薄薄藍光曾經照亮你我
老去青年，少壯了兒童

月亮水濕浮貼
一暈圓圓的夢
就如每一個

教月光喚醒的夜晚

睡眠中也有

叩窗的水聲

淚濕的，總是霧

有些許鼾聲

遙對。夢囁如一場

交談

不知所謂的……

三兩聲狗吠

許是驚見

逸出夢的遊者

在林中找尋自己

聽橡實爆

裂。

(鄉音與記憶無關)

衰草佔滿了舊時路

樑柱蛀崩，人去

野蔗抹去你回憶的根據

涼夜裏，水聲

只有螢是多情的燈

來伴，夢中偶覺的我

(一恍惚間，如今種種

都有了往事的意味)

黃錦樹 詩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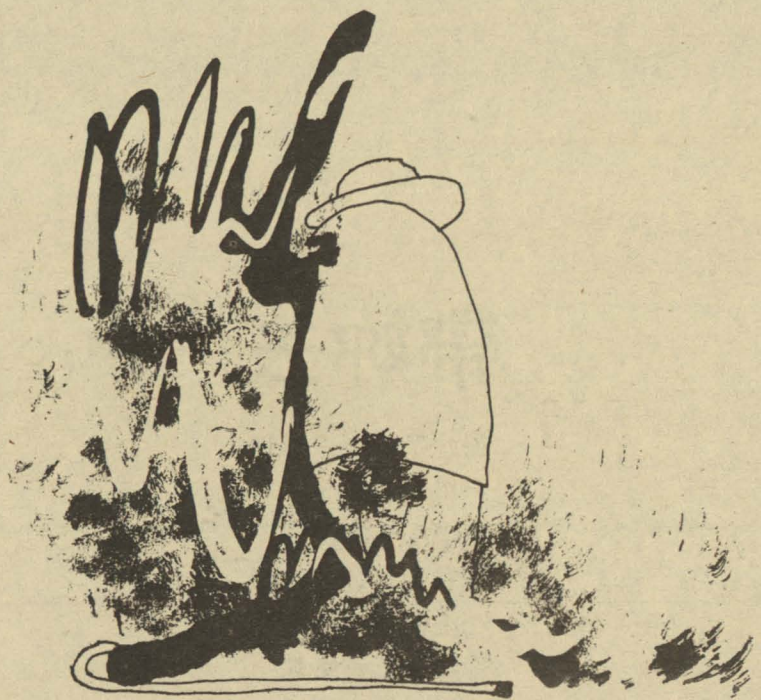
回鄉偶書

夜夾帶水聲湧來
很快便染黑這一個
世界。槳槳帆帆是
燈火家家戶戶
稀疏的散佈
各自點燃溫暖
寂寞

守在燈前，昏黃的笑聲
記憶如水滴嗒然
總是驀然響起在別後
瞬間的失神中
水聲，游過的是螢

那個老人

*張光達



1. 那個老人背着我走去，走向一片浩瀚無邊際的草原。這時太陽正在西天載浮載沉，昏昏的夕暮把他邁向西方的脚步拉過來，貼在我的身上，貼在我站着的東方。

2. 那個老人背着我走去。我的同伴肯定地說，我喊他不回來，再沒有人能喊他回來。我對着愚蠢的同伴笑了笑，却在他的瞳孔裏看到一個愚蠢的自己，正在背着我走去。走向一片浩瀚無邊際的草原。

3. 那個老人背着我走去，走向一片浩瀚無邊際的草原。我對着他淒涼的身影感到哀傷，我對着他載浮載沉的頭顱感到焦慮。於是我下意識拉起同伴的手要轉回頭去。然而同伴甩脫我的手說：別傻了，你抓着的只是一根拐杖而已。



是哪個心手合一的勞動者
剝脫碧玉草的綠皮 珍重那
清白的穰條 體會出
它纖細精緻的孔道
領導種子榨出來的油汁 排隊而行
在尖端 接觸空明
點燃一苗星火 刺穿黑暗。(註)

祇因私愛專一 待陽光隱退時
放開自己的天地光輝 已經
相近在尺寸之間的距離 不幸
築起來突不破的障壁 這個
古典的經驗 古典的經驗啊
尋不到一線開口的縫隙——
燈已黃語音更輕，更微。

(註)：據《本草綱目》，燈心草是一種草莖圓潤細長的碧玉草，又叫做虎鬚草的穰，它輕虛色白，用作燈心。

六月廿八日紐約

所有青春故事
還給了沒有結局的結局
所有神州的少年微光
還給了滿天星璨
至於漫漶十年
如何錯身而過
在詭譎的江湖
留給青煙盤旋

台北的春日，仍峭冷
如今茶几方壺
愁坐一宇宙的寂寥
再不與人論詩之黑白帶
寒夜讀你復出新武俠
刀叢裏的愛情
山海相隔，似有牽掛
此人為何遲遲不再寫詩
答案在涼夜封緘
鬚髯昨夕的挑燈論劍
將軍一聲喝令
刀劍出鞘雪花紛紛墜落
乍然驚破迷離都會十里洋場

激烈光影
或如漬黃框內歲月
阿里山上一個神屹如青松
一個人淡如菊
爭辯著紅塵中詩孤獨的傳奇
一個遒勁筆墨飛拔
一個溫婉琴聲如怨
衣袂飄揚少年低低
悲鳴著中國蒼桑
至若，公館茶食狷介佯狂
指南山下的夜遊
石門水碧山青泛舟
所有談笑、成毀
瞬間，競相鑲嵌在
冷冷鷹架的台北夜空

龍哭千里，龍嘯海外十年
留給我的墨跡，竟是
：人生又有多少個十年
再也不願一錯身又是個十年了
終還是錯身
然而，你說
那年，在中國
每一個熱血的青年
都是一隻雪地的傷狐
話耳起落在紫砂壺的春宵裏
迴旋。
血，已經看不到。

自你走後

*王志堃



自你走後

此刻無人料理流浪的風
此刻無人細讀浪漫詩卷
此刻無人理會飄泊歲月

遠航的飛機沒有說
躲在眼中的砂粒沒有說
泛黃的書簡也不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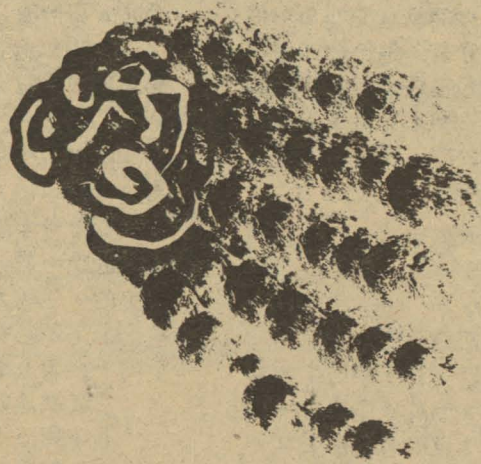
始終不明白
月亮為何有淚
太陽何以哭泣

透進來吧只屬於我們的目光
每一寸動容的光耀間
一段段難以釋懷的溫柔
存留著

輕推往事的窗扉
傾聽昔日的聲音
讓曾擁有的愛透進來

痛

*阿細



「其實是痛的。」
微笑還是微笑着的。畢竟都過去了。關心的人樂得扮貓，說：「可憐。可憐。」雖然臉上是無痛無癢。

其實當然不是大不了的事。那天你想着去泳池泡水，路經排球場，湊巧在玩的也是認識的，你也脫了鞋下去玩，後來腳擦傷了，又忍着不讓人看出，拋下一句「不玩了」仍舊跑去泳池……到人少時才真覺痛。到晚上已經行路難。上下樓梯、打電話，看電視；都得一步一跳，活像駝鳥，心急時大約就是在響應上一陣流行過的殭屍片了。旁人說不定也在偷笑。你一向快步如飛。如今活該。當然活該……醫師說原本你就不該下去玩的——知道原本，那麼世上就沒有造化弄人了，你想。嘴上是滿口答應着。另一廂無限期待地問：傷口要幾時才會好？醫師閒閒地道，許要兩三個星期才能全好吧——你哀叫一聲——醫師動客了，很體貼地把復原期改為原來預算的一

半。

原來任性是不可以的。你總該明白了。

學院裏不是有這樣一位新生，也唸電工，常可在圖書館和文件復印處遇見他。他手邊永遠一付拐杖。有一回你看見他和他的朋友步行去學院。人家是在走路，他卻像在趕路，而且趕得很急似的。當時你想他實在好強要勝，連走路也要走在人前。如今你的想法又改了——你也算試過單腳步行的苦——想來是他的朋友忘了他身上有着的缺陷，以常人速度步行，他無法不花力氣急起直追。你兀地想起那裏看過的一句話：人家的痛苦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便像在雲上看地上的撕殺，隔了一段距離，感覺完全兩樣，像隔了一層皮，皮上大抵還隔着一層布……順手摸去，甚麼都沒摸着，落了一個空……可一個人能在雲上就多久呢？總要下來地上生活——總要，至少開飯時下來吃飯吧。

好像那時考試。

照例聖誕節和新年的假期完畢後就要大考。提到大考，因是大家的共同情意結，神色漸漸莊嚴。三月天，高高的棕櫚筆直頂着青天，紋風不動，一棵比一棵瘦。每個人都奇異地微笑着，像上了祭桌的豬，為它被膜拜的命運而惴惴不安，謙和而奇異地微笑着。

大二時班上有這樣一位同學，蒼白文靜，用功好學。有一回上課你剛好坐在他旁邊。通常你一上課就是運筆如飛地把講師講的、黑板上寫的，通通飛快飛快地抄下來——回家可以慢慢讀，你正在抄得不亦樂乎，你身旁的人低聲問道：「你明白嗎？」。你好奇地看他一眼，隨即搖頭。你很少去想明白不明白……競爭那麼強烈的世界，你只知道照着方程式的生活活下去。明白，不明白；世界仍然是那個世界。

這位同學只唸了半個學期。

你還記得那天早上你上學時碰見他在車站，手挽行李箱。當時你還驚奇地問，是要逃課了？他笑着搖頭不答。第二天他沒來。隔一天也沒來……然後許多天都沒來。後來便傳出停學了。開頭大家都惋惜，真不明白，唸了一年了，成績也好，怎麼就不唸了——那不是白唸了一年，白花了許多錢。最後下了一致的結論：說不定是受不了學業上的壓力吧——瞎猜了一陣也還是無法明白。隔一天也就無人理會了，有那麼多功課要趕。誰顧得誰呢？

考試壓力，和打戰也差不多了。唯一能抗拒的是吃。人到底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最實在的唯一出路是食物。

宿舍後面的山坡上有一條路

通往食堂。那路順着山勢，斜斜的轉了很大的半圓。路旁有一道水泥鋪成的長長的人行道，搭了遮陽光的瓦片蓋頂，一路迤邐下來。那山坡居高臨下，四周平地，雖建有宿舍層層圍住，卻仍止不住風勢。

你常常在午飯、晚餐時經過。下午的陽光是淡淡的暖和的金黃，停住了，在遠處天邊，樹上，屋頂上，然後來到頭上。

風很大，從野外吹來，吹過來，吹過去。中間帶下紛紛擾擾的葉。葉落下來的姿勢是遲疑、緩慢的；是下來去吻它地上的影了——然而這麼慢——大約是看清了才來一個響亮的吻。這人行道長長的好像一道走也走不完的長廊，風的長廊。那風一直在吹，吹到髮上、臉上、身上；都是風。或許從前世就這樣吹，吹到今生；衣領是風，衣袖是風，衣內是風，衣外亦是風。處處風，人走在風裏，不像走，像給風推着走，一直推着走——是要推去看前世的自己嗎？

你站着，想要努力想一些甚麼，卻是甚麼也想不上來，好像有些影影綽綽的人、事、物……淡淡的，是風吹到眼前了。你抬眼——高高的天，遠遠的雲，雲下並不很遠的紅瓦白牆，綠色草坡；童話故事裏的景物，卻不是童話裏頭的人了……說給誰聽？說給誰聽？都不用了。你的心明淨如水。

原來此生悠悠。

(歡欣時短，憂慮時長)

你站久了便疑心說不定站下去會站成一株清瘦的芒果樹，你想及此便站不下去了。

你常常想起新近掉失的藍色

雨傘。因為是花過心思挑選的；像守着的一個秘密。在雨天你把它放在講堂後面，你把它打開讓冷氣吹乾，你從沒忘記從角落把它尋回。你守着一把雨傘守了這麼久，原來最後還是如守不住的秘密一樣給你粗心弄丟了。你傷心如同你掉失的不是雨傘，而是你的一個靈魂。

(是有人喜歡藍，你才買的藍色雨傘。)

藍色雨傘。

你不能原諒你的粗心。

你妹妹說：世上一切，要怪，先怪別人，千萬不能怪自己。(連雨傘也寫有親筆大名，那麼後來不見了也沒有物歸原主，只能怪人心不古。)

你妹妹又說：譬如考汽車駕駛，沒有考上，那定然是考官沒長眼睛兼官風不廉了。這麼一想，對自己才有信心。

(這方法好，彷彿魯迅那時，便有人應用了……可見世風雖是日下，尚有人心復古，可堪告慰。)

考試前三日裏兩天雨，到試完……天已經熱熱烈烈的放晴了。整個世界彷彿已經不一樣了。連路旁的九重葛都發了高燒似地開得轟轟烈烈。

宿舍裏人數迅速減少。許多人搬回家去了。每天早上你去休息室閱報時又發現多一個人去後緊閉的窗戶。整座宿舍的寂寞，彷彿深了一分。漆了白的平頂房間，一層一層像梯級；深青的棕櫚，如果有駝鈴，便像沙地阿拉伯的市集了。然而這裏總是靜悄悄的。有時聽到腳步聲，趕到門外，卻甚麼也沒有；花白花白的陽光直照着黑黑的柏油馬路，不

知那裏飛來的一隻蜻蜓，翻過粉刷得極白的牆頭。風是燙臉的。藍天沒有雲，又長又遠。整座宿舍在太陽照曬下睡了一個午覺。

有時你走了去洗衣間——大熱天裏熨衣服——越看越像在做夢。

你覺得你是浩瀚無邊的沙漠裏唯一的一個人。

你常常在曬衣服的陽台對着極白的牆一個人自己講話，像同牆裏的另一個人私語。

「是不是有一位主宰者，公平的，在天上？」

「應該是吧。」

「絕對公平？」

沒有答覆。

「一個人的一生裏，會不會有快樂？」

「應該有吧。」

「我是說，真的快樂。」

沒有答覆。

有時在晚上，你在電燈失靈的洗衣間熨衣服，老是熨不好。你想，生命實在一團糟，像在一間沒有光的房間裏熨一些明天必須穿的衣服。你老是熨得不合心意，於是你問牆壁：「為甚麼一定要熨衣服？」

「因為你要穿它。」

「為甚麼一定要穿衣服？」

「因為你是人。」

「為甚麼一定要做人。」

不肯答了。於是你試着解釋：「是不是有一些甚麼……嗯，一些，能支持一個人的，要他活下去的，一些甚麼，是不是有的？」

牆壁想了很久，在很暗的房間裏，「是有的。」牆壁說。

電話「叮」一聲斷了。

你低頭望着手板上還有的角幣，卻沒有把電話繼續接通的意

思了。你想了一會。你也曾打過一些電話，當話筒放下時彷彿心也放下了……一沉沉到底。可是不應該是小雄。你決定回去。你走着，同時想着：從前不是這樣的。可是從前是怎樣的……你也不大記得了。你只知道從前的朋友……如今大半都出來為柴米油鹽奔波了。

上次和老吳在陽光很好的公共車上，他說起他的一位同學，去法國學畫了。你微笑着聆聽，為一個不認識的人高興。你沒有對老吳說，每個人年輕時都應該去一次巴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上上次了。你後來一直沒有再遇到老吳……再見面時，這些舊時故友，會不會像小雄一樣，距離又遠了一點呢。

原來你們當中竟沒有一個是幸運的。

你無端端想起上一次坐火車的情形。

三等車廂裏一位婦人懷裏的嬰兒啼哭不休。做母親的忙不過來，還得向被打擾的旁人解釋，空氣太悶熱了，孩子不習慣，一面回頭哄孩子，一面對周圍的目光抱歉地微笑。怯怯的微笑。抱起孩子，哄他看窗外面。

窗外面對過處停着的是二號位的另一節火車。可巧也有一位婦人抱着一個啼哭不休的嬰兒。他也在哭，可是他哭些甚麼呢？恐怕是為另一些別的在哭了。

你一時心有萬千感慨……做人是這樣的，從未有滿足時，到回頭時才知最可貴的不過是溫暖平淡的細節。你低了頭看着你的手，甚麼是幸運呢？幸運不是其他甚麼，大約就只是自己的一雙手。

考試過後難得地清閒，晚上你常到人多的另一座宿舍與友人喝茶聊天。直到夜深你才回去。有這樣一個晚上，你回來遲了，快到時，不懂是誰的收音機忘了關上，自顧自悠悠然唱着：「年少時候，誰沒有夢……」——總是這樣開的頭——你心裏震了一震。太像一個巧佈妙設的局，存心要看人的反應。你一時呆立。心裏是慶幸的，四下無人，即使流了淚，也無人見。音樂卻不等人，轉眼滑至，「……最難忘記，你的笑容。」——再然後就完了。

你呆立原地，良久。可是你並沒有掉淚的意思。你只繼續吹了一陣夜風。剛才的一切，像有人用手指指着天空說快來看，有流星劃過，你才抬起頭……已經劃過去了。只是快得使人惘然，當時。

夜更深時你熄燈，卻沒有馬上睡下。你張大了眼，又漸漸想起一些許久以前的事。有些事，從前是每一閉眼便到眼前來，如今卻站遠了，遠到窗口外，然後到外面的天地去了。外面是深藍色的夜，天空是一個倒放的磁製的藍色大碗……碩大的一個碗，甚麼都在裏面了。

這個世界，在這個碗裏，小得像一粒飯。我們寄生在上面，像一粒飯上面小得看不見的、一些極微極微的塵朵，那麼，那種種使我們煩惱牽掛的，大約就更小了——是我們長長的人生裏一個很小很小的點——卻也同時是最難忘記的一個點。原本大約是沒有的，我們的煩惱大約就是因為我們連這一個小小的一個點也放不下吧。

原來我們總是放不下，為甚麼呢？或許我們應該把它想成更小更小的的一個點，然後努力把這一點忘記。

有一陣你常在清晨四五點間醒過來。你望着外面，永遠是還未亮的深藍色的天，一盞淡黃的路燈，一株棕櫚，青青的。染着藍邊的。你靜靜看着，對自己說：「你看——一株樹從來不哭。」——聲音是澀的，像另一個人的。

你望着天，又長又遠又深的天，有沒有盡頭呢，詩人說：天若有情天亦老。原來偌大的天，也是沒有一個小小的情。

那麼天是永遠不老的。

你忽然抬起眼，你看着那不老的天，你看到最深最遠的地方去，像第一次，第一次你看到天最初最初的样子，你靜靜看着，你鎮定地問：「那麼，有沒有心呢？」

而天沒答。

你徹夜看着那極遠之地。那極遠之地是長長遠遠終無聲的天河。等一下，再等一下，天卻亮了。

而終夜你沒有聽到天河那邊的回答。

(此生原來悠悠。)

很久很久以後你們經過一株棕櫚樹時，有人說了一個笑話，別人笑了，你也笑了；笑聲如雨落下。你望着棕櫚樹上的青天，你想，「一株樹哭了也從來沒有人明白。」——心下一陣悲愴，然而是很短的。你摔摔頭回過神來剛好聽到旁人的問題，「其實不痛了。」你說。你走了兩下又轉過頭對旁邊關心的人說：「謝謝你。」

是你自己平靜的聲音。



封面及封底圖皆為喬治·哈京斯 (George Harkins) 作品

Printe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 J., Sel. Tel: 7912455.
S'pore Authorised Person: Chow Li Liong,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pore 0718.